



中山文鈔卷之二

中山郝浴雪海甫著

記 紀事紀畧附

論 考

新建錦屏山致遠祠碑記

皇上親政之年復遣御史巡按臣浴奉命按蜀入境見治理荒窳吏如行夜浩然將舉所志而畢致之以仰答聖明察吏安民之旨爰刺汚墨一二人緹梗暴一二人弛殘黎不便者一二事申明約束民亦望治明年大兵征川師入叙渝先是輓舟運粟輟東作以供輸繼而餉銀甲仗膳餼酒漿絡繹東來力役



動以百千計殘邑億民併力將事媿弗能救也八月
叙渝警至時多士集保補行鄉試郡民恒擾逃匿百
計鎮定勉竣闡事爰誓二三文武守孤城以致師旋
嗚呼此際事勢人心曷非上徼社稷之靈以危言收
其暮氣蜀事尚可問哉城北一戰盡殲醜逆而我固
有川土亦強半不可疆理賊退數月西南日望旌旄
以拯水火乃王師於三月回漢浴亦及瓜候代已
嗚呼蜀之安於何日哉議者謂土荒民殘轉粟不易
似矣重叙之役師可不宿飽與然則古大臣處此亦
必有道矣夫今之荒山大江殘邑廢郡固古人之雄

控秦楚號稱天府區也秦以之霸漢以之王下至三
國武侯崎嶇強大間今年南征蠻明年北伐魏師出
則敵人踉蹌繕備之弗遑師旋則四境謐然無烽火
警且民數用而不言勞賦惟正而不致匱豈非精白
心意昭昭然如日月之著明於天下故人咸信諒之
與抑武侯天下才人固未易幾也若晉之王公濬憫
蜀苦役生男不育寬徭以治活者數千唐之李公靖
將五千戰艦乘漲入夔直取蕭銑韋公舉之大靖邊
蠻柔以文法李公德裕之練雄邊子弟緩則農急則
戰坐減八鎮之兵宋之韓公琦賑饑減稅招壯者為

廂軍每一人全活數口張公方平之省橫賦鈇錢各四十餘萬趙公忭之一琴一鶴以變貪風張公詠之軍無半月糧令民以米易鹽致粟數十萬遂罷秦運元之廉公希憲佩金虎符節制諸軍先各將失利朝議欲棄兩川公力言不可更禁軍勿販掠四川遂安明之傅公友德將二十四將軍一鼓而奏膚功李公化龍之將三省兵八路進師遂平播亂張公論之以直指復渝西四十二城撫軍將五千人破永寧十萬寇固皆武侯之流亞與茲數君子者或奮興於龍飛之初或挽救於承平之久或竭蹶於危亂之日當其

經綸未試蜀亂亦孔亟矣乃奉君之命憂君之憂時至而事興事舉而效著又何光明俊偉之若一耶抑凡爲人臣者誼不可畏難惜力以圖便安分固如是與彼後之學者固多不畏難不惜力不敢便安之士其所成就顧泯然不可考將所志未明所學弗充與抑時勢之殊事權之異與假令斯人有得爲之勢握可爲之權而功業猶遜前美吾不知其自命何如也嗚呼武侯尙矣思之不得見得見數君子中之一人蜀事尙其庶幾乎雪山西霽錦水東流浴於武侯諸君子殆畢然高望而遠志矣因卜錦屏山建祠一區

中山文錄
記
正殿三楹東西廡各三楹門宇三楹背山面江俯瞰
城郭中祀武侯以王公濬以下十二賢從祀浴與諸
司道共成之祠成顏曰致遠侯之言曰澹泊以明志
寧靜以致遠侯與諸君子之業志致之也浴則謂抱
志而弗及致與可致而無其志者奚殊顏曰致遠慕
之甚感之甚媿之甚也

鐵嶺異燕記

愚謫潘僑於南郭有故入鐵嶺鐵嶺者舊永寧伯家
也得茅屋三間暑蟄焉堂有燕子巢二一當吾門其
燕則羽修而語真僕曰此巧者也一當吾榻數患不

潔其燕則影肖翹而飛決捨僕曰此拙者也遲一日
矢痕斑斑然僕請攫之愚不可曰聞燕子來自烏衣
國遠不知幾萬里委蛇而托處此將主人我也今一
旦破所孕字吾見其難為再日榻淋浸甚僕請益力
愚善喻得已然終慮吾僕麤人也倘重愛吾榻而輕
其巢伺吾出怒敗之悔無及矣為覓一捲肯綮而上
擎奈捲敝甚矢篩篩下猶無捲也愚笑曰終污吾榻
終不若嗔僕亦笑唯而兩燕都悄然遲之翦翦脫身
去竟三日無所遺每翔於堂右之空見其憑虛綽約
若有所事疑而就視則矢已累累其下矣自是往詣

遺矢積久不失尺寸愚不覺喟然曰巧耶拙耶有心
如此人何以堪夫勢既不至於中變而氣益和非羽
族之至善其孰能與於斯乎燕乎請爲我舞我爲爾
歌歌曰燕尾熾熾兮柴水之湄入我艸堂兮不隨不
規胡自灑濯兮遂肅肅而傾葵爾語爾輩兮知乃公
爲誰乃公作歌兮天風四吹

僉事道劉公德政碑記

中山國雄踞燕趙間瓜連數郡愚措大時登高放目
觀恒嘉交臂橫蟠沙滌殆天造兵區乎偶夜渡見天
住炤滌水如燈因嘆曰定將兵哉朕乎天矣不一年

果有定州道之設時明崇禎十二年天子以邊腹蝟
蟥將以幽燕兵鎖四海也 大清定鼎劉公以從龍
彥擢是職愚想望丰采特蘭沐謁公見公皮冠豹舄
曳金僕姑奉文犀之渠揮鞭躍馬以出期盡剪滹陰
盜兵之兒而膏諸野意將以中山兵鎖十六郡也愚
踖踏久之因言十六郡蒼生或野或頑或狡而靡或
矯驚而不之規其所以需公之才之學之德者不一
公非盡殫所懷而縱橫瀰滿於十六郡使十六郡皆
有以見公焉不可公怡然如請動威靜福不周年而
政行矣恒曲玉城見公焉兔山高而狄水清紅蛇白

陸間一時俊雅彬彬也新市鼓國見公焉童山秀沙河明蓮花池畔湫湫然萬條仁雨淋淋也無極蒲澤見公焉坐問山者仰視松峰如晤公顏惕惕以晁令勉而堂米之陽且士閑禮而民懷法也下博饒邑見公焉清涼之境竹茂泉香紫金山民應有紫文大鳥如入夢者花臺東望滿城佳氣森然鬱鬱葱葱也桃縣南平見公焉澤溪九區僊臺掩映李崔二族復飲德風振振也觀津武遂見公焉郎子頭陰綠林潛影高眺馬回或有義姑抱姪而至也信都安樂棘津見公焉百花樓殿惠風來自西北颯颯如嵇康琴何啻山濤再令也千載丹朱飲德泉下賣漿臺前庶幾有隱君子過公可進而揖諸朝共作清時羽儀也其倒馬諸關無不懾公威而朗月疎風特甚至中山滄水間官吏士庶下及賈豎牧兒走卒無不淪洽沾濡於公之才之學之德而鼓舞歌思忘倦因倩愚言而壽之石公諱興漢字定寰遼東遼陽人性慈而覺不妄言笑望之如濟世菩提云

孤竹王將軍開諸葛洞記

中夏之西南如銀南紫池武陵者極險難下或欵吐番之部以賓秦或樓冉駝之目以窺蜀或畝獐獠之

血以逼楚此三方皆足以為天朝患故自勝國癸未
以來控馭非人即有亾命劉文秀等盜用其衆以蠱
抗中原

世祖章皇帝久念此一方民歲當庚子命閣臣洪承疇
總七省師又簡勲臣某佩征南大將軍印別將旗甲
萬人同下西南用是 至尊旰食坐便殿召大司農
備借職方之供九州銀若米盡雲屯於黔陽三峒之
下計一夫肩運五斗緣鳥道而上比至路飽其十之
半萬夫皆喘汗不得進兼以 聖才天縱日遣近臣
詣行間授方畧馬蹄為穿當是時獨孤竹男子王向

明以偏師填其地萬事咄辦因見大石於江屹卧各
態唾手曰阻我百萬軍需而坐長西南驕氣者此物
也向明雅善竒門袖占之尅乃大簡石工設法障水
以歇石石乾引墨批石計寸授工工皆持利斧烏集
於石隈剗穿鑿隨以鉄錐没入石無不摧然氷解者
不三旬而江面如寫矣糧艘爭上至可五方萬斛之
舟是役也民肩頓息介馬悉騰一時督師滿臣麻謙
六輩詫其竒爭欲識孤竹男子之面中外雷傳遂徹
帝聽方向明之立馬睥睨也土人莫不咋舌引視
父老所鐫之石曰此洞開諸葛來當諸葛君深入不

毛儂運烏龍既其委流忽幻生二石左長五丈右長二丈如卧虎闌江而來舟不得復上武侯驗嘆畱識而去自是運道中絕者幾千百年識曰千百年來停且停峰峰壘壘盡峰峰為汝礙舟分田者丁口京邊九十功聞向明告工之日以戎服酹江樹大將之旗於日中下令曰趨石如敵斧聲鳴碧血流至夜聞鬼嘯異哉前是降藩孫某與人徒萬眾以破之卒不能損一拳今一旦根窟瓦解試以其識推之而文皆燦然可解是殆有數焉分田者分去田之兩傍則王字也丁與口合則可字也京邊附以九十則就字也向

明氏王名可就蓋武侯隱王可就二字於蜀漢丁未之年以待向明重來於 大清辛丑之歲人徒知向明提兵秦楚勇蓋萬夫坐鎮兩浙發奸如神耳豈知其隱顯變化之奇符於前數有如斯乎大功既奏自此千百代使三方瓜距之徒不敢復負巖險以阻我王化而困我蒼生則其功視蜀守冰鑿離碓以貫江漢守印鑿褒斜以漕渭是殆難以文武古今論也

銀岡書院記

鐵嶺古銀州也浴甲午九月請奉天戊戌五月下嶺卜宮於南門之右方十許畝中為書屋三間前有圃

種蔬後有園種花左壁吾臥室也右壁一帶皆吾友
連屋而居也屋中造瓦床一丈風月之夕吾友畢來
盡登床趺坐床下鑽火烹茶漉酒縱談名理至夜分
不散架插天下古今圖書恣吾友展玩有化人來則
焚香晤對參驗竺乘屋後一岡隱然龍卧所謂銀岡
者也雨後登之見郭外羣山紫翠交寫其北山綿亘
西遶而東山迤邐南屬簇擁萬狀中控一背是為鐵
嶺然總維於吾一線之銀岡殆物之有鼻祖者乎記
吾岡下所種桃李皆數度開花而成實矣所舉二三
犬子亦裒然冠而似丈夫矣吾歸之歲歲德在卯西
牕北有杏一株發花數十蓓如蠟撚白梅香色雙絕
而花枝婉轉皆回頸視西是皆不足記獨念吾霜天
雪夜一燈炳照大靜之餘徹四壁於環海晤羣聖於
斯頃截然有覺心目為豁於戲非吾銀岡吾安得有
此一日也非吾 至尊吾安得有此銀岡之一日也
泣撫銀岡畱為書院有踵至吾岡而默識浴一日之
旨者浴即近待於數十年遠待於千百世心皎然如
一日也是為記

揚州府重修孔子廟碑記

自周漢來天下往往師周公唐以後進吾孔子當其

位天下遂專師吾孔子益衆建其止曰學國家有文武軍賓諸大政無不詣其止受成事使褒衣素履滿天下凡以造天下於學也其奧旨又以學所由入卽道所與聞用卷舒六合以旦五常儼若吾師之重來也苟一日不得聞卽抗顏高等高第而若無以自活也者其共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是謂學顧孟子以後此學久蕪於他塗漢麤而南宋似精唐華而北宋近實備考其業非不手孔孟之書俛首素臣其所謂精微極致者將遂入孔子之道乎上下數百年獨河南程氏之學可以入聖而得其宗此不可不辨不容不

嚴惜也浴非其人也浴之下劣旣不能仰接程學仁以銷空忍之密義以嚴取舍之防又能勇如昌黎輒跡排二氏以倡吾辨乎三十年深痛聖學之絕徒緘口束躬日孳孳此旨於心而已然延望斯人實於我有戚戚焉自天下分門聚徒家爲標旨非活於禪之窟而擬吾道卽死於佛之家而傍聖門喜揚州之郡中禪爲輕且神姿英爽趨道爲易十年之內有步入宮墻者仰瞻吾夫子四聖十哲七十二賢傍顧刊石見丁巳戊午間中山浴來謁曾妄有言曰非孟氏固無由識孔子之面非程氏必無由升孟子之堂倘信

中山文錄 記
斯言之有關於聖脉也退而鑽仰程學直追尋孟子窮其理而豁其端使賢士大夫皆津津焉固愚不以人廢言之私望也倘更有興賢育才虛襟衛道之儒來惠斯邦姑無以一私干其政獨岸然與之力究大道發悟群生主客彼此純以程學為己任為學為政為家為國先使風同洛下漸見兩程端緒是不自意周孔之後忽得親見孟子也二十四橋絃歌夜發一洗吹簫跨鶴之污豈非斯文之幸而重新孔廟之光乎即庶幾親見吾夫子赫然當位已

儀真縣重修三義閣記

儀真瀕江有漢三義閣舊矣歲丁巳會祝融為災燬余以 聖恩視甦此邦偶臨其地晉人王國寶等請更新是閣既成登望長江如練群峰翠插日月雲霞晨夕與江山洗蕩大哉迨雨霽天青左顧則崑巖五岐右顧則花山棗林帶昭明讀書之堂隱伍相畱雞之岫古之人皆見之憑欄俯瞰更有支江東下淮水西來溯洄於閣前周匝於郭後其七月之交鹽裝貨載萬帆迴合所謂天開圖畫自然鉅麗者盡當吾指顧矣顧三人浩然之氣於昭在天豈以閣之盛著奈世徒崇其名徒嚴其宮而不察其實以日流於誕故

愚每欲躋三人於揖讓之下以矯之恐世又以為迂也在三人當與平建安之日心胆相披灑灑以漢業為懷復叅以卧龍之哲毋問唐宗以下即高光神武混一人區而君臣間疑忌拘束若仰視二聖人與十六才子元首股肱之美必誰氏有頡頏魚水之似乎在昭烈雲霄自位獨盡得天下第一流以相將彼曹魏孫吳據地稱雄僭帝僭王夾輔未嘗無人而皆以天下第一流讓昭烈千秋之下猶令人想見其風即使不開此閣不披此境亦儼然寫照於吳會江山之際况鬚眉襟帶軒軒霞舉吾前乎士君子擅蹈仁蹈

義之風流其來瞻斯人斯境於閣上是為記

五美君陽樓記

五美君陽樓成於戊午之八月其樓所由建因兩淮萬商課甲天下而齟政久弛余竊得師聖門五美之意以舉之時謂鹽法中興浴方聞言增愧而吾至尊亦三有可嘉之褒商心企悅遂立築此樓以志其美使天下聞之太史書之何莫非君陽之所及乎因五美之似而得君陽因君陽而益脩五美之實故名曰五美君陽樓凡樓閣之美率以為游觀之樂非有關於軍國民生之大以報政者今兩淮羣商之為是

舉也廣公庭之耳目洗通網之見聞以上徹九重
之聽下流萬世之恩為政報政胥於是出實所以重
簡書而達天德也顧樓下匯水為巨浸一望極目萬
斛鹽艘皆自高泰二壩乘流大上鱗集此中以候掣
愚又嘗高瞻遠視跨二壩而新名之曰寶路此仍其
舊曰天池池中之水潮退則有長淮逆流自東穿扶
龍閘以入池潮起則有長江支流自西過仁壽橋以
入池東西會於樓下名曰交襟之水登樓所以辨旗
籌分號數指點擘畫為之一清自愚之得有斯樓也
端陽見龍舟發棹浮玉之標揭揭中秋見彩鷁張燈
舊京之鼓闐闐潮聲月色添於朔望而浪花晴翻雨
點雪花送於春冬而梅氣曉發至二三月臨掣軒牕
四開遠山如黛其高桅勁艚皆在吾履舄之下而柳
色湖光人影漁燈皆來吾几席之間尚有雙虹跨渡
幻出丹青遙聞木屐之行聲後之君子當樓舉目若
披風飲醇於五美君陽之中其無忘為政報政所以
仁萬商而忠一人哉

儀真縣新建都察院公署記

自京師而南至河南湖廣江西江南四大省屬於兩
淮巡鹽者府以三十九數州以三十數縣以二百五

十數而以揚州爲四藩鎖鑰故建署以出政焉然鹽
之下江必彙驗於儀真儀古真州迎鑾鎮也百萬築
鹽由是掣百萬硃鹽由此發實爲鹽法樞紐舊有署
密邇天池凡渡鹺請事皆東西穿行左壁一舍曰商
房以進引右奧一區曰引庫以貯引後有樓曰籌遠
爲吾友張德軒所建取武侯之意題退軒曰吾心如
秤吾友魏雖伯之筆也有亭曰明心又吾友姜滙思
之所構也事亦差備顧正門未闢不免面墻危檣左
次無從指數愚周察內外尚有可以開規模收形勝
得高展見聞之地者思稍廓之奈綿力承乏每懼鹽

政之窳有辱吾

聖天子之命不虞謬邀

宸眷晉以崇階優以溫

綸而羣商亦皆樂歸易簡有間而白者曰東北隅應
爲高閣以坐照天池南面應闢正門以布昭陽和堂
之左右應循墻種梅以嚴國香儀門之外應雜植松
竹棕桐丹桂玉蘭等樹以來佳氣戟門之外宜建坊
表施行馬以定規恢而肅具瞻語已遂自簡網中蕭
道生等鳩其工計日而成旣成愚曉出廳事見梅花
香色嫣於磬階之上開儀門見紫薇四照青翠參差
挺出朱欄之內啟大門則江山在目東跨石梁西披

莊嶽耳目洞闢迨掣發之日升商說堂則東西龍門
萬籌潮湧登五美樓則羣帆鳥下進實退虛人聲嘈
嘈譁入各垣盡署四境皆有江流環遶橋梁帶東昌
黎韓子有云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
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浴安能稍髣其萬
一以下慰萬商遙潤四省若府若州若縣土著水浮
之民乎軍需待減商困待蘇後賢多才來臨此署其
無若浴之碌碌塞責無以愛商而資國必澄清此心
於進退皆有精思庶三司四省之鹽政若指指而尋
紋矣

重修全州飛鸞橋記

度嶺而南湘灘雙瀉其一分浸九疑七澤間滙為湖
其一則沿洄百越貫注丹穴而入海全為楚粵交會
凡冠蓋輪蹄商賈負販之往來交錯於道拏舟競渡
每病風濤於是距城五里跨洪岩駕長橋勢衝空若
怒飛行旅稱便是亦王政所有事也舊傳初始於宋
然碑版漫滅莫可深考獨有明郡紳文定蔣公冕為
之記具載州乘中橋以飛鸞名顧以其勢且東視鳳
山有鳳翥鸞翔之情以發其秀理或寓於此乎我
朝定鼎燕京南屆要荒梯航入貢垂四十載曩昔盜

美滇池既連隣壤自粵達楚全實處襟喉門戶衝歲
戊午居人聞橋下砰磕聲嗚咽三晝夜一夕若奔雷
喧騰橋遂墮於洪波巨浸中嗚呼是蓋馮彝効靈不
甘令反戈之徒乘梁而蠅行也固已加人一等矣越
歲己未我疆既定禁旅交下駐馬投鞭因謀所以葺
之者獨是哀鴻甫集郡吏輒束手瞪目維時征南蔡
將軍元慷慨首倡將立馬以舉之郡吏因得縷悉利
害以橋當長萬二鄉峽口為衆流奔滙自非鐵甃石
礎莫能當其湍激遂自安椿築版覆屋圍欄屈指權
竿費且不資征南盡解行橐得六百金合之帥領僚

佐又得千金郡吏力任其事睇視經營庀材鳩工下
固以堅石中鋪以良木上覆以瓦屋周廣遶以迴欄
逾二年辛酉工已過半余適奉簡書撫視粵西冒暑
停車解裝登橋風水雙清因割粲錢以勞匠作諸文
武僚吏又皆勉釀金五百有奇通計郡吏守將及行
旅樂善之施復得金六百歷冬告成功焉是役也經
始未夏斷手酉冬計期三十二閱月石墩凡六墩出
水面二十二尺入水立基八尺墩基圍廣三十二尺
墩面濶十二尺橋長四百六十尺上覆瓦屋三十七
楹周圍檻欄稱是東西坊表二不易舊名存古蹟也

計費二千七百有餘金插畚鍤之工詳具廩籍功竣郡吏乞文紀事余因嘆蔡征南之戰績固不可掩即此軍旅倥傯之際能爲樂善之舉以濟國且惓惓囑吏務期襄事功已不落伏波三十六陡河後矣郡吏復能竭蹙瘁瘠不廢厥職余固執筆樂書以爲修墜舉廢奉行王政九郡諸土府之良有司勸蔡將軍元福建漳浦人見任京江都督徐州守泌浙江西安人其他文武將吏有事茲舉者別勒碑陰

因而園記

壬戌歲在午日麗鶉尾月當奎壁而圓天下大安定

南之甲收入龍旗衙西遺屋三五楹偶穿西壁視之茅徑人踪鳥蹴花落試撤其籬乘其垣內通外露可園也因而園之遂命曰因而園其西上有瓦屋三斬竹以蔭額名曰清燕用逃吾畏暑夙疴兼求益智觀德於書與射其東上有瓦屋三箕南牖之席下見一池水深綠周畝喜其魄大而歸方名曰矩海丹尾金鱗強二尺之鯉殆五六十頭拏葉舟衝之則飛當兩屋巋然有臺回顧堯山如画仁壽在天能母羹墻故褒臺之美於山曰見堯又東蜿引一土擁樹披花簣爲山曰小卧龍山景諸葛而摩之竊師窮廬之懼於

一卧也每曉山右掖和聲溜出深樹曰嬰谷諸天喬
不一名華實各生焉慨自洛中鄴下曲江石頭名園
藉史而累世名貴人雅好移山倒水輦材以崇巨麗
不奪造化而喪天真乎於人不宜於物不怨吾惟一
以怨予之信步而如負手而睨仰空而聞何往非佳
勝也當其臺上風來蕉下雨來池中月來花下香來
枝上鳥來開卷古人來天懷坦天心見疑古今人未
或得有斯園也何也疑古今人未或得有斯樂也何
也疑古今人未或得有斯怨也因而園信吾怨園也
且念吾瘠粵之民一不登而糟糠是甘今喜陸梁孱
弱咸苟安一日之化於寒儒是又人與物交吾怨也
怨吾則亦或好視吾一如吾之好視物也癸亥上巳
開讌落成吾戚知吾子弟吾吏吾僕皆比肩立矩海
之岸天光潭影洞鑿鬚眉於上下面面皆發歡容怨
之徵於近者又有然併因而記之

金湖菴剩師像記

愚銀州戍臣今撫粵西中山郝浴也浴甲午九月戍
海外得交廣東博羅剩大師師以文字得過先譴海
外已聞法作超世解人握浴權甚忘形發悟忠孝根
心間為浴深談論語書未數南宋諸儒也嘗私痛其

親暨弟前後喪博時從海上萬里外望博顧愚而歌
終恨不生還博一掃其祖壠每元旦起輒舉筆書其
案曰博博其旨謂安得天心一豁而西拜博山道傳
之祖南拜博羅人傳之祖乎歲順治己亥臘月竟示
滅心良已康熙壬寅六月塔於海外遼陽州千山矣
卯四月浴詣塔為銘亦自計同埋青山矣乙卯 賜
浴環辛酉 上命浴來撫粵直臨剩寤寐歌思之地
回想剩語猶若耳其聲曰博博也顧浴來曷似剩來
然浴既來寧忘剩思來竊嘆剩愛人而不顧已善世
而達觀倘知浴來又不啻其身親來也壬戌冬剩徒

有今育自博來謁博東門育為菴曰金湖境極佳請
肖剩像像其歸於戲以剩取証於道盍非歸以浴得
治其家而傳其神且儼然歸也天假二十年冰天之
人以造其二十年夢遶之鄉榜專菴闢精舍肖其
歸是浴手咄咄書博之人而還諸博鄉邦子裔忽創
見喜生曰剩人歸矣剩人歸矣塔在遼像在博慈家
而覺國博博老懷不洒洒鶴唳錫飛之梅嶺乎附記
以當訊育刊之

金中丞特疏豁荒紀事 代新樂令作

家天下者無不以輦下千里為奧室故其民視天下

之民為重而福之也常厚考後三代於三輔十望給復廩贍史不絕書

今上經筵時御二三講臣有不以此道進者乎顧本朝用唐宋府廂之制以治兵曾環畿取五百里民田以分給旗甲田解而糧不割又分取衛廠諸田以遙償前民坐是五百里內外失業而畿內之民反視天下為獨苦兼以開創用兵司計官持籌催科以措二十年六詔八閩之餉在下吏無不垂頭塞耳懼虧課之誅勢且何暇及民又視天下而厚之也年來聖德日著天下益以太平無事兵且漸撤竊見萬幾

之暇巡遊畿輔每傷民生之薄有吏來謁必愛民為囑在吏方得稍稍親民大中丞金公仁而明屢覲至尊於田親承天語知聖人之真以愛民為心也退而言曰畿民苦矣與夫求賑求蠲無寧豁其賠乎夫燕趙間泉高水猛風厲沙寒田於此土者為艱來牧之賢無不聞之比秋深木脫中丞公方一騎數從蕭然儒素遍履八屬之籍而咨焉親見唐縣等三十七州縣中有田六千一百餘頃見為河流沙擁茫然無復犁隴計歲包銀二萬五千二百九十兩穀荳三百九十石嗚呼其輸之也始於質鬻漸於溝壑小

吏不言大吏不知大吏不言 至尊不知以一累十以十累百五百里內外將倍蓰無筭矣輦下之重如此誰為為之而坐令若是極也乃抗疏入告凡一再上 天子竟可其奏為之永豁計此數之在公家如拔一毛而下全災民且不啻千萬家嗚呼不圖 至尊之仁大司農之明衆有司之勤因中丞公之一言有豁然下及於畿民之一日而竟若是渥也 天子至聖大臣至公顧爭重吏之一言耳所謂重而視天下之受福為厚者不且日進而益圖其大哉固知中丞公之功不獨在蒼生而在社稷也敢大書於冊以之採未可知也

曲邑侯峻度劉公實政紀畧

自幽州徬燕山迤南五百里介趙交抱山麓一區稱上曲陽恒嶽蟠焉昔舜帝朔巡止其下進岳牧咨之迄漢唐以下部使者啣命出此必祀嶽書名於石而後課長吏殿最邑名遂著於天下凡宰是邑者爵雖不過六百石實與岳牧同職故諸所興革恒為天下吏治先也邑侯峻度劉公名聲嶽嶽著江左天下爭以廚俊歸之及剖符茲土露誠誓廟爬梳擬導不三

月而政成合肥龔芝麓宗伯華亭沈繹堂太史叙其政採其風中外譁然也以余遊嘉禾浮休間得盡悉其治狀邑苦沙瘠頻困於歲民半流斃去國自公爲政芟闢招集羨征苛歛一切報罷正供之辦每錢爲銀甚至薪米麻縷弗售於市者皆得入官抵賦所酬之直恒昂於市也方春郊行布牛種存惇獨計口授糧冬則贖解庫之布裕裝木棉而衣之民有疾疹皆投狀問藥公審形察症無虛日至參苓之費又皆夫人出香奩之貲以佐之不二年元氣日復歸業者至二千七百餘戶金大中丞廉其狀以聞帝心嘉悅

有殫心料理克盡職掌之褒又以宮墻瓦落堂閣久塵隨割粲錢增崇使諸生季有課月有程擇其行之美者得二十五人以分爲塾師用誘斯人於斯道學使者王昊廬特迂道驅車以旌之近見城垣橋梁皆守土所不問而曲城之雉堞埤堦莫不截然有制至於嚴保甲練丁壯謹守望儲器械民自爲禦於四隣中獨無探丸胠篋之患其嶽廟崇祀累朝自展禮渾源風雨侵蝕廊垣漫漶漢唐來松楸碑版殘毀過半侯解囊董事不數月爲之一新偶逢旱厲躬率父老露香夜禱不崇朝而響應霑化李吉津宮詹千里謁

獄低徊祠下不能去嘗採風謠為田家竹枝詞如纜到城中分布粟歸將殘飯養鷄豚及莫恠行人貪早發捉生縛虎送官衙之句皆善為言情寫狀非溢美也其他如修養老之典復鄉約之法糧課自納訟理自拘清郵政省稅歛諸不能盡述而已有一莖五穗一牛兩犢之奇徵於野嗚呼今之尹民者類皆闕戶擇肥以飽上大夫之橐卽有儷素書生嚼朕自好計不得不俯首而為墨以怒喝者之鯨其後也使不為墨而為廉更為仁誰汝容哉兼以飾智崇偽之君子病民而喜事竟躡清華以去又何曾與於上官之迫

脅而後出此乎獨吾公以美才善政仰質於獄實造曲民之福豈非太丘萊蕪復出而金中丞之愛公以愛吾民更不在古名臣下矣請大書而壽於石以並詔後之父母此土者一以師公之賢一以師中丞公之大也

漢昭烈帝魏文帝吳太帝三分天下論

能全推天下之理而後能全通天下之情能全通天下之情而後能全取天下之勢必如是而後稱之為天下之才夫此才之密於天而縱於人也使或分而為二則聰明已自日新若更祭而為三其變化益當

無窮方其開闔進退以決機於呼吸之間非天下之至神者其孰能與於斯乎天下當東漢之季羣策羣力煥若神明於其中有譙國之操富春之權中山之備是皆以匹夫而擅天下之才者一旦爭出而取興平建安之天下蓋莫不斐然成章矣在昔周之天下方并於秦隨傾於楚旋撓於漢若一物而展轉於三人之手乃至今日各萃國能以相角也若聚千章以爲林會百川而趨海幾大火之燎於原而不可向邇焉斯亦奇矣乃天下卒屹然三立而不能動蓋全力在彼故此不能取全力在此故彼不能取使非三人

者全擅天下之才一搖足間而已隨羣雄俱盡矣乃議者以爲割天下之上魏脊吳腹而蜀得其尾用天下之人魏狗吳豹而蜀得其龍因天下之利魏強吳富而蜀得其華此不過徒爲形迹之見而絕無與於三君子之精微者也在三君子之相忌而不敢帝也不過拜相開藩號爲將軍而已以三君子拓錦江芙蓉之秀跨秣陵鍾山之奇躡鄴下漳河之麗左顧右盼豈不能快一日之心哉蓋漢礙之矣夫以五伯之要盟而不能無周則知文武之道尚昭揭於日月以三雄之進取而不能無漢則知高光之業猶橫被乎

中山文錄
論
天壤不狀以三君子如是之縱橫合併而不能一者以晉武之蹈常襲故而竟一之豈真其才之有能而不能哉則為時所屈而不能伸亦已明矣夫天為民而立之君如漢之文景唐之肅憲宋之真英明之仁宣尚能治國愛民而三君子惟日尋於干戈戰鬪之中通國未嘗頌一日之政生民不得息一日之肩其所以君天下者安在斯豈非大才相兼勢有所不暇至計攸存慮有所不及而同苦於此一時而繼體守文之主坐擁一統無事之天下日造福於蒼生反獨快於彼一時哉所以開代諸祖於馬上日馘羣雄而

圖之非必貪其所有誠以天下一日得一則從此皆生民受福之日天下一日不得一則終年為生民發難之端在三君子日事吞噬而不肯一日安於鼎足之勢以自限亦深有見於此日之天下一日不得無事則一日不得受福其急於兼併而緩於拊循是正全推天下之理全通天下之情必全取天下之勢而後可以惟吾之所欲為以庶幾得一日造福於天下也非天下之才而能若是乎而世必曲較之於咫尺之間以毛舉其細過是必欲屈龍飛虎視之英雄而伸繩趨矩步之庸人也夫天下至大四海至重非脫

棄一切獨運全力者亦安能舉其大綱而維繫之乎
彼力不能勝此而徒紛紛日理其墜緒曾何與於帝
王之畧且亦安能驅一世之智名勇功而盡入吾規
矩準繩也哉如漢昭烈魏武帝吳太帝者正所謂龍
飛虎視之人也夫

論學

自孔子在時此道已不行於世求其窮此理於心元
元本本真知真行亦不過三數及門耳故歷秦漢隋
唐晉宋元明以至今雖羣賢開發抑考其默而識之
而能與先師密契時而措之而可與天下共由者以

視聖門之証入又何如乎聖道不行於後世固自以
其明之者先不足而所以求其明者並未是也且宗
旨各殊已不能合一是於此肩希聖之人乃反聽章
句之家以皮相其是非而不察何也夫管窺而不得
極其全尚各有一得之長以相難至於未嘗從事徒
涉餘言強坐其解以詔世於一二聰明喜言之君子
又從而撓之是豈曾真欲希心於聖學而竭力以求
其是亦姑為是旁觀之高論以自雄而已矣無怪齷
齷之雌黃如市也即如前代三百年學士大夫非不
精談性理取勅著之書藏於尊經閣上白頭書生熟

味深思是果何預聖學以此爲儒殊不如更事近情之英雄洞機宜而開方便反不受聚訟之惑而坦然於斯在斯民推心而行恕也然間亦有美才可以就功慧業擬於行禪則又曲附於聖人之神智大用以自炫嗟乎此聖人之道所以交病於知行出入而終未嘗有一日之是也若非有大賢崛起如復宗述亞使道統治統之指歸燦然於人已交信之下恐吾孔孟之學徒傳萬古之画餅而已又何望哉或不得已而爲今日之學計非審其所入而孟子驗於門嚴其所出而程子要於路以收合數千年凡聖精粗之大

綱衷其所歸而孔子決於堂以力鎔於一致恐亦無所於須臾不離之理介然用之而成路也雖然道與時行理無中歇必遲至數百年而後惺惺一文士起而紹其統則世道將奚賴焉竊以爲孔子以前之聖人莫不各有履道之序孔子以後之賢人亦莫不各有造德之方且孔子以前之帝王莫不各有中和之道孔子以後之帝王亦莫不各有經緯之才皆其時爲之而道所不能外也若能深切著明取從前明德新民之條理以爲矩矱持以照後賢後王之所爲其向背得失誰能爽其毫髮

以尚書春秋提綱目

若能推原勘驗

取後來趨學圖治之要領以為權衡持以印前聖前
 王之所為其損益裁成亦多中其肯綮以漢唐宋如
 史參經傳如
 此以為學上不陷是古非今之愚下不蹈趨時悖理
 之罪庶幾大啟秦關使後三代直窺關雎麟趾之家
 法高崇漢度使前三代下見洪武貞觀之天下大君
 所開高賢斯拔至道所懸誕登誰早此愚小子之所
 日夜切心者也今其關鑰把於孟子唐人皮日休為
 之言曰仲尼愛文王嗜昌歎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
 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又聞河南程氏年十五六從
 周茂叔遊即吟風弄月以歸及明道没而伊川美之

則又曰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若無與於周者且曰學
 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
 孰知斯名之稱情嗟乎伊川豈欺我哉

論禮

古先聖王皆修德以明禮禮者人情自然而由之規
 矩其禮燦然明備於天下即政也即道也故不必多
 言學逮周末禮衰諸侯大夫士以次僭禮而禮亡自
 天子至於庶人既不明禮又不知道百家朋興雜然
 入於非禮莊老申韓管晏之屬皆是也各執一說各
 假以仁期其效而遂其私雖天下可為我有美名美

才凡人折服而大道如遺人心日縱見禮則厭其繁
求道則疑於妄天下無復人道矣故孔子之聖出而
大教之融化禮與道而為學用以設教其荅七十子
之問及列國君臣之啟請因若人所賦之剛柔及家
國所受之病痛隨宜開示莫非禮與道之關鍵而皆
可以為學從此以進庶復還人倫之正在二帝三王
雖躬履帝位未嘗如此行而孔子開天著明正以見
古聖人當日為政行道修己治人之理原是如此如
此也見孔子即見堯舜禹湯文武也其及門如顏夫
子直下已明此理而不能有故博文約禮以進於立

而有之此其資之至穎者也如曾夫子直下欲明此
理而亦不能有故格物致知以止於善而有之此其
資之至純者也為學為道從此求之而已秦焚之後
賴漢儒猶記禮之詳辨其度數文為而又不能會於
道賴宋儒尚窺理之原深以省察涵養而又不能徵
諸禮夫博文而不歸於禮非聖人之所謂博也致知
而無庸格物非聖人之所謂致也究何與於人道乎
即學滿天下智徹根源非牽章句即陷解脫孟子以
來獨河南程氏力學力行能步步踏尋聖道雖所入
之淺深不敢知庶幾孔孟當日教人以明人紀而知

禮知道俾漸入於聖人之所期而二帝三王韓子所稱以是相傳者猶未泯於兩程之手也有志聖人之學者其尚知所審乎

論漢唐宋明取士之法

漢取材之路甚廣甚大時有孝廉方正孝悌力田經明行修茂才異等射策上書良家掾史直言極諫又有德行高妙志節清白明習法令文學高等且有四行曰敦厚曰質朴曰謙遜曰節儉等名色歲歲令郡國推上且不舉孝以不敬論不舉廉以不勝任論夫不舉有罰舉主不審又連坐舉而不才仍坐舉主

若州縣曹屬及五府掾屬許自選署至才德微著乃大用於天朝一不善則上累銜鑒之明下失倚毗之助復罪廢及之是嘗合天下明哲貴顯之耳目以收羅各等適用之真才故當官皆鉅儒長者自魏晉以來爲九品中正之法雖持論不公而分州別縣尚各有清議激揚於其間言行修則遞升至一二義理虧則遞降至八九觀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遂玷鄉評謝惠連丁父憂以詩投郡吏杜德炅而文帝惡不爲通雖寄雌黃於一人之口而不及鄉舉里選者採聽於多人然治界瓜分各叅評隲逮唐朝詞賦盛行制

中山文錄
論
科漸窄其諸目猶懸如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
算三史三傳五經學究又如孝弟廉讓下筆成章方
正異等道侔伊呂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博學宏詞文
藻拔萃及有道諸科皆不時收羅位登將相更有制
舉以待非常而天子親策焉及乎宋明專以詩賦論
表帖經墨義為閉棘糊名之舉求賢惟科甲用人惟
吏部使天下之人盡俯首伊吾於時文之一途使天
下之士盡苦困資格於選司之一手假令進士皆名
士真儒吏部皆冰壺水鑑亦不過繩趨矩步之秀才
為循資按例之官長而已况未必乎即何能得殊量

出格之偉人而用之也取士之腐官人之陋無踰於
此是皆宋太宗明太祖之過也

井田考

三代各制為十一之稅周之聖人又為井田兵車以
極美備於一代至變法求通秦猶徃代顧苦無善道
遂陸沉斯民於私窟利海而莫之拯咎在是耳秦見
三晉土瘠民貧乃用沃壤相誘懸坐耕家食不出租
不出戰之令以愚之及迷復日眾乃為甲首之功以
益秦人之田宅五甲首得隸役五家阡陌皆隨人粥
賣於是家有奴僕私田以驕縱斯民之粗心又無詩

書禮義以鎔之而亭長戍卒遂至橫干名分其禍不
救夫天家旣不以萬國分諸侯而富強小民反擅割
朝廷之有以自肥擁大田以享佃戶之租攜厚貲以
權子母之利馬遷所謂素封之家與萬戶侯等是也
利旣在民而不在國於是田緡口筭之外賦鹽賦鐵
課馬課茶摧及珠玉丹青搜到組漆筐篚有產即征
無物不斂上下公私各以勢力封殖其蓋藏獨畱此
鰥寡孤獨罷癯殘疾寒無立錐者棄如芻狗賤如草
菅曾不聞動九重之清問來朝貴之疇咨若與受帝
命而司民瘼者毫不相涉此所以授田之法不但

行而並不講矣及歷觀兩漢來武帝元狩元年董仲
舒請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哀帝即位師丹上言丞相
孔光奏稱諸侯王名田國中皆無過三十頃晉武帝
平吳之後置戶調之式男子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
畝元魏孝文太和九年下均田之令男夫十五以上
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
田三十畝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賣盈買縮其法頗
為詳備隋文帝因元魏後齊之制少為損益諸王以
下有永業田京官有職業田丁男中男有永業露田
至唐武德貞觀間丁男十八以上給田一頃篤疾廢

疾給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為戶者加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為永業其餘為口分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石謂之租歲輸絹綾純各二丈綿二兩布加五之一麻三觔謂之調用人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租調皆免德宗時楊炎作相遂於六月十一日作兩稅法周世宗顯德五年因夜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圖表因嘆曰此致治之本也以其圖遍賜諸道使吏民習知期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宋藝祖建隆二年亦遣使度田以定歲租是皆未能

實以其法下之民行至一二百年而不變然其時雖不能遽以井授而往往稍師其旨以還受遂得上下貼然是知孟子制民恒產之論為萬世治國之準也至於寬恤民力仰格天心如漢高帝十五而稅一文帝三十稅一且給復至十餘年武帝以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用趙過為搜粟都尉教民代田在祖建武六年令郡國收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唐貞觀中值水旱給復之外仍出帑金贖民間私賣男女以還其父母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一畝百畝為頃給民永業口分田共一頃最為折衷

宋太祖承五代之亂王師所至首務去民疾苦諸藩
偽無名苛細之歛剗革幾盡開寶四年罷廣南受租
大斗開寶六年輕西川折估蠲偽閩錢米以數千萬
計大中祥符五年以江浙水田不登遣使福建取占
城旱稻三萬斛分給三路出其種法揭榜示民明洪
武中盡召天下耆民於京師諮其艱苦及有司贓廉
是雖與井田無預何莫非養愛斯民以民事為君事
者哉所謂不可緩者此是也若夫井田封建之廢其
實公私各半夫侯國本應舍以予賢乃反取而私之
王田本應取以在官乃反舍而公之是秦枉有私之

之名未嘗不有公之之實也且井田不過周家一代
之制至戰國而難行蔡澤曰决裂阡陌以靜生民之
業而一其俗曰靜曰一其為煩擾參差至秦而極獨
是後之君相不能為畫一均平之方使富民循理窮
民得業是為恨耳何咎乎孝公商鞅哉唐太宗五年
詔議封建至十一年以荆王元景長孫無忌等守本
爵為諸州刺史子孫世襲皆泣辭怨訴反不肯行可
知此數大政非聖人再來决不能隨時因世復起經
綸於心上矣馬端臨通考云雖授人以田而未別有
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

中山文鈔 考
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自魏唐來以至於今日是也又豈非謂授田反與井田之義悖哉

中山文鈔卷之三

中山郝浴雪海甫著

書說解

上趙洞門總憲書

閣下管葛雅望身繫天下之安危浴得親承模楷辱命赴蜀兼賜以著蔡不啻之良言今每飯未嘗忘也蜀中疾苦已累牘上聞而小民啄伏草間望浴顏色輒蜂擁哭懇求代請於朝廷者則牛租也五年大荒山童土赤民得草根木皮而啖之其甘如薺矣乃乖戾之氣沁入肺腑益於面目望之無復人形撫

軍力請牛種蒙發銀五萬兩除撥給兵餉軍費外實在給民牛種止得銀一萬七千八百餘兩每年徵租八石五斗牛秦牛也物之蠢者至牛而止矣履道坦坦尚啗而來丞相之問乃驅之登鳥道歷蠶叢土水相左兼以秦地雙牛行犁蜀地隻牛行犁隨用隨斃理在必然而累斃累賠殆復難支所剩一二官牛多方豢養有呼之為供奉而不敢加鞭者蜀中山谷幽險車馬之技俱窮小民身負茅包交納在幾百里外赤脚凌磴如行舍脊米不脫肩而淚無止期見今納租之牛無一非自賠之牛而三年來所完官租已一

萬七千七百餘石業浮於原值之外 朝廷遐流大慶各直省逋欠正項已赦至五年以前一切罪人俱解網縱歸 皇仁浩蕩洋溢四海而屠戮焚劫之蜀無錢糧無囚獄銜詔之使凡七至北川老弱男女無不手額嵩呼勉為天使東去來之裝冀微一視得少蘇息而不謂至今尚有向隅之泣也見今修城造船派夫起運招買接濟木竹油釘之類無一非民浴身任茲土何敢徇區區之見第為朝廷恤財而不為君父恤民耶近閱邸狀見四方水旱電蝗之疏紛紛入告部議悉與蠲免而牛之為害於蜀又何止堯湯

早春秋之傷禾稼而詩之所謂螟螣蝻賊也且此地山石沙礫雜而成田三日不雨則旱十日不雨則大旱自去歲抵今五六閱月未得沾足種不入地人情洶洶十年來冤苦天札之氣尚未浩然洗雪盡蘊崇於眉山錦水間雖昊天有降豐之意終恐為積氛所破耳若再以牛租重累之使嗷嗷饑民聚為乞丐散為盜賊是無蜀也浴已瀝血披陳上告 朝廷祈閣下為 朝廷為封疆為殘黎大倡公議將此萬餘牛租舉而赦之民間使蜀民與天下之民同沾堯舜之澤更使其老幼男女感恩涕泣遙望五雲多處泥首

焚香祝聖人之有道而浴亦可對蜀民無愧矣

上固山額真伯書

職承簡命巡視蜀中疆場之事非有專責而地方之安危機宜之得失敢不夙夜籌畫據耳目所及以為入告之地雖受事日淺入境以來無人不諮更閱近日各路塘報粗知梗概竊以自茲以前之全蜀易圖自茲以後之全蜀難圖凡有疆場之責者乘時利進事機不宜再失也從來逆賊盤踞川東者有李余三譚等蔓延於川南川西者有武大定袁韜等至大逆張可旺遠在滇南假竊偽號與諸賊不相聯屬乃知

諸賊不過坐守窮城偷生旦夕初無遠志彼既各據一方各相雄長常懷疑忌之思亦自慮肘掖之變豈能老謀合力以抗王師倘各道總鎮偵伺真確馳檄密請大兵既集土崩瓦解而鳥獸散矣故曰易圖也乃數年以來張逆跳身黔滇之間養成氣勢勾連蠻部吞併諸逆使事權歸一以恣鳴張其為謀至狡也自本年七月至今率五營偽都督水陸並進由遵義敗李鶴子於重涪而蹂躪於川東矣又渡河從雅州攻武袁二逆由建昌據嘉定而蹂躪於川南矣又發秦偽總兵持偽皇令修復城隍起造室宇設道府

州縣偽官各門偽帥既營重慶再營成都方將窟穴川西為深根固蒂之計故曰難圖也而職以為張逆雖經營川省非有拊循之素民無固志各懷向背本朝兵力所向摧折兼以固山額真伯英畧非常小舉大克誰曰不然若失此不圖成都沃野千里劍閣重關移民墾土以致粟戍兵守隘以設險然後以我之蓐食當彼之飽騰以我之跋涉當彼之安坐主客之形既分勞逸之情亦判且彼我角立勢無中停在彼有磐石之固在我即有繫卵之危以川北一隅之地當三川之虓矚何所恃以無恐將見在之儲備有

日竭之虞新降之將卒無自固之策安危倚伏事有不可知者伏懇固山額真伯整旅西邁卷甲長驅乘賊壘之未堅出賊謀之不意摧枯振落迅掃妖氛救民於水火以紓

聖天子西顧之憂亦勢所不能已也

寄夏峰孫徵君書

浴數奉先生之教不得密商所學相與互窮其根際於郡伯程年兄處得假宗傳讀之其編摩證據使各就所詣得以自見於天下且大釋異同全收南北深服先生之高明而自克如月韜於晦而讓群星之燦

然滿天也浴竊願以星讓月以月讓日力辨後世學者重重之惑而納之於孔門投身舉足之第一條路曉然如旭日之升但恐此言一出而天下之口如海潮鼎沸一錮於向來之耳食反欲彎弓而向上也夫惑之中於秦漢以來之學者非一日矣聰明之家決墮其中難得拔出於秦漢時添出黃老神仙之術於東漢添出佛氏化人之書於晉添出玄理清談草聖筆床於齊梁之後添出掃除文字之禪宗空趣於唐人添出古文詩律於宋人添出語錄集解宋元又添出填辭度曲明又精於八股以上數種更推之縱橫

山文金
書
五
捍闔名法陰符以及堪輿岐伯之術雖前代已自漸
出然未嘗聚精會神必欲工此以爭名而譁世也於
漢時蕭陳曹張叔孫公孫輩添出立朝事主之詭道
謂之巧宦以保富貴護身家甚或假為廉孝之聲以
互相呼吸天下小儒宗為名宦於近代益成餽餉結
納之習宦遊之家又添出高齋名園甲第歌舞古董
字画又或談劍好兵殺人誤邊以為功名星星末人
採撫二氏之遺以通徹自命掩為書院名色以操縱
朝權隋唐以來添出科第會狀又添出一種駁雜煩
細之應酬以至占驗子平日誘亂人野鬼淫祠日恐

怵人是皆人之所甚愛而世之所共推足費敝人之
精力心思而毫無與於為入之道者也豈但無與於
為入將聖門向學入手之所謂博之所謂格任此種
種數十百端而無一得以與焉人心之迷於此艷視
之不能舍亦終莫能出今雖舉以示人而人不信即
已亦偶或忘之而不覺津津入於其中也試看陽明
生於好文之鄉生平極力為文而壯年以文自負及
其老而始悔其用力之誤也乃至與妄言同戒夫文
曾何累於陽明而陽明悔之戒之若此則知程夫子
之絕口不談此事非其才之不足矣即如孔子之作

春秋多少才名勲業須遮不得是非名分而立明司馬縱為奇麗張誕之辭一寫連篇遂成史家之結習每當國事之來縱筆亂書採摭訛偽以綴簡冊裨官野乘差舛萬狀乃登之經筵頒諸學宮以上蔽宸聰下亂士習是亦一惑為世儒之所難解也夫在儒一惑從上數種雖孝如大舜弟如周公力行如孔子只覺其淡泊尋常不驚人眼所以身為肯謬狂惑之夫而天下猶仰其文章富貴也其外惑如此使能超然破除此惑而從事於學則其惑又有不可勝言者自漢以來儒者輩出闡明踐履不遺餘力宗旨爛然各

有終始可謂斯道之大幸然真求其為學問嫡傳如所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遞傳之禹湯文武而至於孔子所傳顏曾思孟顯晦升沉生死內外確然是聖人之道直接孟氏之心傳將誰許乎浴嘗竊取聖賢窮理盡性之書日循其說晨昏省克至廢寢食又時於求道之家密證切問以庶幾於一旦之獲而漠然未有入也致成重疾復出入諸家求精入其所以然而扶其弊久之忘焉反之於曾子孟子及兩程子之學孜孜研入時若偶有所窺因叅之六經以合於宋明諸儒若有別也為之放懷天地縱觀古今前三

代繕造良法後三代開創大政又思所以適於治之
正理乃確然深信兩程夫子之學於聖門為契合即
與周子朱子明之薛王俱別無言諸儒也

寄魏庸齋給諫書

斗南一別星飛萬里僕墮謫絕域回思吾黨邈若河
山私心所最注獨此理及同學三數輩耳厚菴已往
今汲源有孫徵君而內閣有魏栢鄉闡發此旨河汾
舊業屬在先生自聖人不作而世儒好言宗旨各有
其目當是以其所得力而身親研入者為斯人作眼
故得彼已洞然目擊無疑倘有所蔽不難力發其蒙

此古人不自欺不誤人之慈衷非謂聖賢故牖斯人
法遂盡於此也去聖日遠於大宋諸君子為近僕自
患難來用子厚訂頑砭愚仲晦摧驕破吝工夫然絕
下之質終矻矻不得入常坐而省察起驗於行如象
山之拉破形迹深造精微紫陽之搜討旨歸力就持
循其所詣著在天壤學者翕然宗之矣然竊揣吾道
遍探孔孟提命及門一切下手挨身出路入路莫不
雙舉事理於人天至當之處且勘且進以誘致之於
天則而毫髮不得差殊焉蓋盡三千七十雖分頭各
進然在最初舉足發軔之第一步便是堯舜之道非

謂如今天竺之學廓然無礙到聖凡一致而後謂之道也由此觀之宗旨固不難立而吾道亦不與同浴確謂此事一入手其至粗至淺者已判然與二氏分途而聰明超脫喜於吐棄一切以自快者或稍有所覺遂洒然無復涯限確以為百子一家此浴心之所私悲竊懼而不敢輕語於今之君子者也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則儒者之致知格物窮理盡性入孝出弟皆是此戶不由此戶究從何出雖彼參悟之家叫絕奇閃立地豁然自以為出而以語於先師四聖之道則出於何處者也倘果透底皆同吾聖亦是智者

何苦舍直截迅利之終南而必迂曲遲悞誤天下萬世之蒼生至於奮懽切磨而卒不得放然以自廢也近省德温伯安亦截然而兩途或各以性之所近而聖門嫡血真傳表裏瑩粹合并知行以直趨於聖人之堂奧者浴必以兩程夫子為歸竊以其言與行備質之孔孟顏曾無不相就相引而不悖徐試之於長幼卑尊無不極順極安而不乖若取喻他家便有順逆相參離合交舛豈非斯道之明驗而近今之所迂而不齒者其實為群儒之高山大路者乎故畧述所見密証於知己之前彼此餘生已邁四十未盡之年止

有此事及今之士止有此人默之不必為謙語之不必為妄孜孜取証倘得同歸於是則留於斯世者一日亦不為虛或所修非所用所用非所慊支離含糊總如古人起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不百日而九遷其官甚至名爵豪貴滿中書二十四考則空以身狗崇班悠悠忽忽違心負志而已况黃沙萬里同腐草木者乎足下探書窺道自位高深想於此理已躋純明希不憚千里一言發我醯眸頃遊雲中有過藏山詩一首所以悲歌趙事附寄請削當如面談

上奉天京兆王迂叟書

自公祖先生歷事以來開濟於滿漢衙門權衡於官民經制有體有裁中情中理故上下貼服如改民一事舊任張佟諸公為民力請而朝議未允今得諧於福曜之一日是斯民獲更生於仁人之手也從此廣學宮開鄉選以蓄其經術資其進取旌孝行錫耆爵以睦其宗隣厚其風俗民將不招不徙而自致此真賢人君子之心而公祖先生之任也比聞有以勾逃之說進者欲嚴立科條以待之竊恐傳聞之誤而公祖先生未必肯創向來未有之例以加於今日既寬之人也且招民之中去者儘多未聞勾攝何獨至於

新民而及之乎况中有至情有補於法而無礙於國不敢不委曲以相告念此屬罪徙天外轄以佐領或有一二隻身無賴之民官不能謀其生聚已不能救其饑寒不逃則坐以待斃名為逃法其實逃死雖就食他方實難回本籍即以其名貫報督捕勾之徒騷擾其州縣而已矣剝銷其鄉里而已矣繫繫其親戚而已矣顧安所得其人乎一有片言隻字之投便貽一路通國之害將東人之外又頒新法而鑄刑書矣至於托身有籍之人偶或探親變產自求生理則不旋踵而返既不忍於此棄其室家又不敢於彼累其

父母非惟情不忍逃實亦勢不容逃在民情之可原如此以言夫官於從前之逃不加少在將軍佐領未嘗以此受過而向後之逃不加多在有司佐貳何至以此引咎而官職之無礙又如此揔之以民情論無賴之人雖勾之而莫得有籍之家雖不勾而自來是科條不必立也無賴必逃之人雖勾之而終不能禁其不逃而有籍不逃之人乃一勾之而反迫之以不得不逃何也守此則無以資生控彼則難以入里又坐成待斃之局非迫之以不顧一切而逃乎是立科條不如不立科條之為愈也以官職論不立科條則

尚可如佐領之養晦一立科條反立刻來有司之責成即以 朝廷論赦之改之本所以寬恤之也痛念待罪於身猶感寧家歸獄之恩而解網之後反生畫地爲牢之怨是不立科條不但下不病民而且上不病官一立科條不但下以病民而且上至病官而又病國也何所利而爲之乎况公祖先生中朝雅望在處爲霖不過暫守留京不久當高躋崇班或申明部務或釐剔憲綱爲 天家爭大是大非以造萬方之福區區勞民何足以煩碩畫

與畿撫金大中丞書

祖臺先生恩撫首善仁至義盡萬戶焚祝不才浴仰高借庇又深辱素知驚聞新邑之變罔知所措而祖臺先生密授方畧速奏捷功造福民社舉朝頌方召矣顧浴竊恃至愛願獻愚悃下民無知蠢動自取孳戮然皆祖臺先生之子女臣僕天慈愷惻必不忍終棄在諸兵將仰仗軍威功成旦夕念非捐生鏖戰之所得或亦易於割愛况所掠皆其同鄉親屬亦當深痾瘝一體之情得祖臺先生明示一言定一贖價每名口不過三金二金則凋殘貧薄之身家破而復全兵民共戴誰敢不從祖臺先生胞與爲懷芻蕘是採

肯以人微言輕而忽之乎若更得自措若干爲民代贖以盡父母無己之盛心費不多而美無窮從此應生生世世血食廟享於燕趙之間不但廟廊推轂子孫食報代有公侯將相也

與劉心周書

自入丙午之冬請假暫歸日與里中子弟嬉遊鄉社超越之懷殆如掃矣吉津遠來相訪把臂西度軹關荏苒兩月而去進修之着苦無至友日相切磨乃嘆端木夫子借鑒於士大夫真萬分知病求藥之良策也認工西還之舉分力本淺今又停止幻軀蓬轉何

但逝水獨是此旨日涉日變日苦日甜非浴真能有斯須之進皆賴好友於絕域之中開誘有年旣得一隙之明遂不覺欣戚起落皆有親切悟露之處耳甚矣 聖恩之重其圖報於此一日之爲千難萬難也夏峯自前代便砥風節今益超然獨邁景動數千里向學趨道之人細閱答吾兄書似同吾輩二三人深聚一堂晝夜併力索取盡閣束向來之簡冊直尋吾孔孟家對症之方五日不效請待十日十日不效請待廿日其所中之舊疴旣見而後治之則吾道正路庶不傷落他家且自墮模糊耳竊念夏峯年尊浴又

遠羈異鄉一聚為難每用感惻茲事上關君親下關
吾輩並係天下之蒼生浴雖毫末小子而區區之心
實蘊結二三十年而未得一啟吐也目今以家累欲
南過吳門未審得便一暫晤否總之所圖各於其大
眉睫之聚散離合皆不足道也

與來安令楊宗昌書

令邑十有五年心靜氣平而人情物理往往燭其端
緒如此為學是吾儒真實下手處近世腐於章句矜
於聲勢趨於名位莫不詡詡自多而公獨超然以推
心為政聽燈前三數語僕驚起欲拜既不玩世以共
抵於非又不忤世而獨成其是乃吾之所謂是非者
世自不能相掩豈惟大智幾於大勇趙州何為而有
佳士如此也若從此向聖賢路上更信力討求物以
此法格知以此法致理以此法窮善以此法擇將洞
然無疑之下神明煥發天欣其抱帝簡其德人食其
福而已成其是無一處不與世忤實無一處不與世
合孔孟家法決有好商量也

與張汝玉郡伯書

僕家定州之唐城為中山舊跡故老相傳以為有唐
聖人封侯之地今以四維之壤証之良然聖母名慶

都考慶都縣見有堯母陵丹朱墓聖為伊祁氏而唐城之址五十里有伊祁山伊祁口於接壤之唐縣又有堯城為據唐城中有臺巍然謂即土階舊基雖未敢以為然顧高山景行逼臨咫尺敢以為不然乎鄉有黑白二龍泉逶迤環遶勢如游龍兩泉左右更有萬斛泉源不擇地而湧春日桃柳漁罾夾岬如画盛夏有芙蕖萬朶爛若披錦至於秋盡冬初西望嘉山一點明翠自起峯巒即汾陽破史思明處也及旭日東昇瞻視太行歷歷在目紫翠萬狀在海內名輩過之未嘗不流連宛轉依依不忍去兼以前代儒雅接

躔相望如夢得苔痕草色之室及韓公衆春蘇公雪浪之類未嘗不與唐水秋風千秋爭麗獨是不才浴辱在泥塗不得日與二三君子追隨唱和以超然塵表成道義文章之交為可愧耳倘不靳如椽之筆錫以名言將山川生色聖跡為昭亦他年編摩志乘者之一資也

與中州方伯楊猶龍書

謂浴真受知於先生則浴豈敢謂浴未真受知於先生浴又豈敢顧以浴委頓如是知交全踈猶寤寐先生不能忘謂無從辱知於大賢敢耶不敢耶先生開

闔中外粹名美實豈微淺所測而負暄之見竟不能自緘者其亦好事向上之愚至於憔悴枯槁而終不改則無復有改時耶竊計在外大政柄於方伯而今日急需無如國課然阻撓之頭緒最多生民之應給萬難虛文呼應已罷精神遑計其實使次第就理而全蘇其困耶但願虛心持平偕諸首領省其煩難汰諸無名不急之苛始任者不必過激宦成者無或少濫俾公私上下之氣常得疏通則大功大名大福大善無踰於是况中州軸受諸省為國家腹心其大寇累蹂所不必言而驛遞河決倍於他省即負固諸頑亦徒有就撫之名而歸農者少非一意簡其繁冗令得自然喘息以厚其生計將從何處問輸將耶况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恃以為四應之區乎惟先生採擇而曲籌之幸甚

答司寇魏庸齋先生書

先生借此四輩名賢之用心以自策而策人正吾夫子之所喜聞也及門諸賢方孳孳致力於吾道以共進而夫子偶因其工候淺深慨然提喚蓋益使之惺然有造而可以馴致乎其極也然必曰未見者以吾徒只是天理路生人欲路熟雖竭力以前而舉心動

念又不覺忽然着在欲處所以夫子朝斯夕斯念茲在茲多方切磨務誘致之於天理純明之域則不惟入天理者益開益力而有覺並喚回深入人欲之家皆得豁然知吾道之有路可尋也此夫子屢嘆之婆心也推之至於善人有恒用力於仁之人無不嘆息以爲難雖至今聞之猶令人興起而况親炙之者乎

再答司寇魏庸齋先生書

孔顏樂處必是幾此地位始能覺得周子謂見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孟子云小者不能奪此心雖與堯舜同奈稟昏欲重日爲外者所奪何處得泰然無

事乎曾子極勿自欺之功始得心廣自慊子思極慎其獨之功始得中和一致庶幾樂境然是皆贊美他聖賢邊事吾輩須各有因病下藥處徹晝夜默做瞑眩工夫方是程夫子所謂纔學便知用力既學便知得力也浴嘗竊嘆孔子是何等樣人尚且發憤若未嘗有着緊事在身所憤爲何其發何似乃吾輩下愚終日堆堆然在此無憤可發何也

貞觀任相說

武德四年文皇帝方在秦藩兵接僞命已延名士十八人三班直閣日恣搜討而閹圖褚贊之下皆書名

字爵里天下艷以為登瀛之選貞觀十七年復圖寫功臣二十四傑於凌烟閣手定勲階各恕一死二死命以刺史世其封國世謂愛賢愛勲隋開皇大業中清河房元齡趙郡李靖京兆杜如晦並淹鉅鹿魏徵河東薛收中山賈瓊太原温大雅諸與唐大僚曾盡及河汾文中之門維文中答正主庇民之問曰先遺其身夫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為心而道可行矣齡曰如主何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又喻房魏輩曰若雖聰達非

董薛比倘逢明主必媿禮樂徵意未平曰久久臨事當自知之逮貞觀初文皇得政群賢俱已從龍入直將修明禮樂掀舉大政而徵等殊以無素業媿之齡顧徵曰某與公等竭力輔國然興言禮樂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浴察文皇始終傾賢圖治之心與諸臣修獻叅同之志謂當以管葛相遇及考貞觀拜相之典不過借三省長官叅伍其間或為左右僕射或為中書門下侍郎或以他官如吏部秘書監詹事等職叅議朝政或同中書門下三品或同平章事或知或行或兼或叅預或檢校如二令侍中等

極品官每懸而不拜拜亦徒銜並未嘗以真宰相特
進某某也夫專君操政進退天下才賢以社稷為已
任者而後謂之相以貞觀遭逢之盛竟不出此何也
念天下自東漢以來至於今朝廷無真宰相千五百
年矣是皆由於家天下者因一念之私而成其各轉
轉相承終不悟治道之不光嗟乎君有相皆天所以
善斯民而待天下之賢聖人也是天爵也公器也人
主所不得以己意予奪愛不愛之私人者也自新莽
以保衡篡漢而魏晉及隋莫不竊九錫丞相之重故
帝室怵此官為極爵而不拜輒轉引一輩機警委蛇

之俊密資叅決故往往有規圖神器之畫無經緯斯
民之抱及事定當朝不免權輕而才弱大政坐以不
綱此千五百年朝廷無真宰相主臣交坐之病根也
即倚辦此曹亦復有賢者之病如漢世祖以吏事之
能親裁萬幾病在攬斷若摧拉而下又病在推極何
謂推極似升車者將僕車服車之人與馬俱鞭而納
諸途並已亦與焉以跂收馳驅之效於斯須是則所
謂推極者也固知任真宰相必別饒一種萬乘之才
然後愈簡愈大而不煩在漢高其是乎夫治天下期
於治而已矣然必借真宰相以治之者何哉謂夫人

中山文錄 說
主應清明在躬逸得哲人而授之政以拱睨其上因
坐照出政之源流而疏導之用條分派瀉於百官而
下於民昔賢所謂流水也而其相亦如桐君伯牙嘗
得循關尺之度按宮商之絃而會心焉所謂調元也
如太宗所為不免下為其君於將相之間以逞能服
衆而不覺又竄入多人以相叅撓於其間卒以成攢
簇斡旋之政而已矣苟人主一日墮其聰明則大亂
無緒而其患且中於社稷何也無截然之大體在朝
綱也間嘗咏文皇之詩如所云雪恥酬百王除凶報
千古如所云心隨朗日高志與秋霜潔大哉苟有推

此旨以開其心者必能一空上下百千年之習而坐
進推輪以模楷百世惜也未及此也此又文中子授
業河汾在開皇大業中早決房魏諸賢於東修儒素
之日者也誰謂相之道不通於師之道乎哉然貞觀
諸君猶喜其自講習中來也其所以終成貞觀之政
者良以房杜兩賢內皆虛白能深察事理之機侯仰
承主意俯展群情在魏李溫薛皆學有根據持辨帝
前屢中於理故梁國萊國得持衆美而效之君惟太
宗亦親見隋文手闢天下犁然有法及煬帝方恃俊
才以威福群下忽一旦土崩不救斬然二世又覆秦

轍故雖田舍廷辱本不能耐而不得不降心回顏俯
從逆耳之言以相為磨切者實有顧畏於中且明理
之人終可以理奪也况夙有拯濟蒼生之願真負廓
清四海之能乎所以貞觀二十年君臣之美才美意
得劃然實措於政肆然實被於民爛然成一朝矩矱
也

好字說

鹿泉魏雖伯年丈浴與同官偶手其家訓一紙曰家
大人家太夫人有鳳葦子女暨孫三十人四世一堂
儼然比肩於膝下顧而樂之以為好象形先生其亦有

勸於斯乎浴竊聞好者善也美也吾人極可之通稱
也昔子雲單傳五世淳於弱息終身或無或少或有
而偏今德門剛柔之育既多且均又皆賢天其以至
善至美雅鍾於魏矣魏大也若乘其大而各得佳耦
良適使積慶增華益用以好著好好顧有窮乎唐人
有垂老自吟者吟云酌酒願從今日始更逢二十度
花開倘用引年大力蘭玉縱生則乾坤六索鳳龍九
子在高堂且大衍於無量間嘗稽諸義府伯禹大聖
人也其謨言出好鷄鳴之什言靜好記緇衣之篇言
章好左丘明言燕好潘岳亦言隆好知百行百順之

理皆聚於好之一言太先生太夫人真知言哉雖然此皆自人之一念造之也天下人若皆充此一念以爲心以爲人如火之始燃爲好於家爲好於鄉兼於國於天下自天子至庶人莫不密運天地之大德於人倫我與若且拜賡三多之聖人四海同歸於好矣又曾慚諫書之稀於一日哉

答陳給事病脾問衛生之道說

自吾受生於天而宰以神明之官曰心循而上至玉池甘露降焉循而下至丹田靈根育焉然莫不成美於在中之土殆大易所謂黃中通理者耶顧心火也

一怒則炎上而土寒腎水也一愁則下泄而土涸二氣不交脾受其患逮脾一受患而怒與愁益甚上者日上下者日下生理日以奪矣是惟藥之以喜而或可以阿護其先天夫喜則神悅氣和而脾醒如轆轤然若待外來之遭以爲喜將循理樂善之聖人反不如乘權希世之丈夫矣然亦有補救之方曰臨食勿嘆火滅修容咀農之劑引堯之鍾則脾必起矣於是爲降心以養腎之法其法於五更危坐空其身內不掛慮外不撓塵次覺朱雀朝元武蟠左青右白尊不帝南面王焉然後溪造其心以退入於丹田之間引

中山文錄 說 三
手徐試有氣蓬蓬然舉即其竅也凝神於此將真陽之宗翕然來結玉池水滿可歷一時令其自降而往潤於所存之鄉以爲驗少焉一呼而上衝華蓋一吸而下湛命門聽其喉屏氣似不息者非不息息以踵也如是則丹田溫理神用細縕久而不去向來炎上之火日降泄下之水日升水火既濟脾家自王穀氣化元氣生清濁分太和蒸觀乎大宅煥若神明於戲於人如此天亦有然在昔天之脾曾困於洪水龍蛇矣使禹治之禹得行其智而注諸海然後盡出九州之土於日下曰厥土黃壤厥土青黎厥土赤埴斯時

也燭龍密於地而五土皆溫用以養上帝之丹田銀漢麗於天而五土皆潤用以清上帝之玉池脾氣大蘇黍稷馨香伯禹以來且千百年矣中有殷室之箕子因武王陰隲一問又深推治脾之方曰睿思作聖是何洞徹天人探本窮源之至於斯極也殆聖於治脾者乎

紫荷白筠說

辛亥七夕於葛山之陽著孟子不得其解登紫閣窺金書憶銀州春日速鸞有自名紫荷白筠者憑鸞而語夫蓮出泥竹破土其色紫白伊其時虛下而能通

兩抱君子之德非紅酣翠老盛滿於後天者之所能
髣髴也殆根育生理者乎其言雅警浴每操聖賢之
說以辨物而紫荷白筠曰動謂我是聖賢恐當下墮
落難救藥矣浴終謂吾儒無預彼說紫荷白筠曰亦
不可太作標榜時同謫諸子偶及修贖笑應之曰築
通天之臺不如弄一丸泥也來且七次味其言有否
泰而無吉凶浴固問其誰遲遲曰吾老矣而六子相
爭苦心莫喻庶蟬吸西風蚌含秋月差得其似耳既
罷思之蟬洞其殼於上蚌洞其殼於下二口兩屬六
子純陽非朗吟洞庭之人乎今夕何夕鵲駕銀河之

期也青山如黛金風薦爽安得紫荷白筠翩翩雲表
步虛而下與之究孟夫子浩然充天之旨乎因著葛
山思賦曰爾乃抱明珠以遁世挹玉露而遊仙蘇九
軸地黍珠吞天若其龍行霜版種卧星泉底淇園之
睿極聖湖之鮮井收玉女而香柔鳳儀嶰谷而聲圓
妙搗斯旨理或有然往者艷錫一丸之紫橫點八着
之白紅樓三級青篔一席變化飛昇不違咫尺呼吸
九有那其形迹已矣乎翠岳參差丹房蕭索忽對此
龍門之湖天風之栢上清之雲籬煖谷之画壁鳳池
月浸桃園春碧椒實紅而雲根香黃精熟而蜜脾赤

玉虹跨天外之銀河丹泉酌杯中之琥珀幽人上心
不可擺畫恨浩浩以無從徒日月之飛白將浪跡於
十洲寧蹈空之雙鳥羗摩雲而屢探亦洪崖之肆拍
已醉薰風還着遊屐庶髣髴之一來或驀然而有獲
龍門天風上清煖谷鳳池桃源摩
雲洪崖玉虹丹泉皆山中名勝

文說

昔人登高一言妙於天下此不擇聖凡而有之如姬
公宋玉搗成文章以上開其君而千秋相傳遂謂人
間絕唱其在當時無亦偶觸於理偶喻於物而有是
言耳世必規規焉顰而效之以圖為名高則吾所不

解也嘗念臯陶諸葛輩皆人中大人而天下美之以
為才子名士如東西晉王衍何晏之徒才名滿於天
下乃神州陸沉萬民瓦解若毫不與彼涉者則所謂
才者何才名者何名也自李唐來士好以所為文上
謁當路雖昌黎不免其視載贄之禮已久傷於陋及
勝國三百年中賜出身者更鬻帖括一卷許通籍者
動著文集一部群相標引以噪於一時碌碌之口曰
才人曰名宦不謂所以美臯陶諸葛者而一旦掃之
至於如此也又何問人國人家焉浴本下劣即盡心
所學尚懼不足以自開開人倘復一遮於文人儼薄

之習則其誤吾君父誤吾身心也不更多與縱文似相如學成元凱敢忘吾伊川夫子之誦乎世莫謂授簡蘭臺之玉真得與吾斧宸馨香之周公可同日而語也

大易九陽解

陽之理在上則能完美在下則能發生在中則能開能通履言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所謂完美益言利用為大作所謂發生无妄言勿藥有喜比言王用三驅失前禽所謂開通至於陰則剝削而已矣愈進愈剝蕭而踈踈而凋如秋木焉夫天道一陰一陽在陽豈

能獨多而聖人繫易顧於陽用其九若有意多陽陽去則曰剝陽來則曰復若有意袒陽者何也則聖人之所多而袒者蓋人之陽也天道至大而遠自天與地合而天漸近自天與人合而天益近聖人盡性至命立此人極則三百八十四爻中其天地鬼神消長變化皆不能出人理之外故以其理歸之人以其用歸之人而吉凶禍福皆於人焉問之也而又必於陽者所以勉人中之君子人盡人也而必於君子勉焉何也君子者才優而心肯情恕而耻浚陽則必明所以才優陽則必仁所以心肯犯可以不較逆時以自

反一夫不獲若撻於市陽必寬於遇人故多恕厚於
自任故知耻所以能完能發能開能通無在不可以
盡其理者此也小人反是此聖人所以獨於陽焉望
之也夫世之以君主臣以夫主妻以嫡主庶者固以
其分在陽而陽為主矣即有時分在陰而理在陽焉
則亦以陽為主然後分不相干而理能兩全此聖人
所以必於陽焉望之用其九而用其滿尊陽所以責
陽抑陰正所以愛陰極力扶陽正所以一體護陰則
知大易中聖人之以人理責人以陽望君子為不誣
也况天道之陽又原自多而滿乎哉

孟子道性善解

以開天立極之大聖引末世小國之諸君中間並不
見階級次第頓覺此理劃然昭著一代迂儒萬年慈
母今無論洞徹天人陶鎔萬有者世不得見其人亦
無從聞其說即世所稱忠臣孝子誰復肯諄諄懇懇
以此理望其君父耶况不忠不孝者耶口未嘗不稱
堯頌舜隨機佞譽求其所以竭誠積慮在此而不在
彼雖已亦不能昧心強顏而語矣總自其學古入官
原不曾自明此理又何從取堯舜之所以為堯舜者
深思密証而敬啟其君乎最是一種多才名宦巧詆

深誣指斥此學此人為臭腐却自蕩檢踰閑甘為名
教之罪人而不顧故朝紳亦遂圍犀曳紫習為富貴
之庸人而覷然若無餘事也聖學之衰言之尚以為
諱又何暇觀其功用設施乎兩程夫子上殿對君力
肩斯道庶幾有之許文正岸然向此薛文清屹然去
彼不愧亞聖之徒其餘為此學者稱說引據伺察機
候以進試其所學名雖智而實不誠則亦不免為一
時之美觀佳話而已矣滕文聞縱橫富強之術幾已
成習雖信不及希踪堯舜之言然尚能信誦法堯舜
之士故復有此來在孟子直須一言逼他上路却叅

伍綜錯引出幾輩卓然見及此理之近人正拉破聖
凡層層相遠之梯級以決堯舜之必可為而力證前
言為不謬且默破其仰面楚人之惑便好直下舉起
五十里滕國以相付使之巋然自強從此若能表裏
精粗以善滕國將立綱陳紀發號施令無不是善無
不是道無不是周公顏子之奮發無不是堯舜放勳
重華之事業也終引說命瞑眩之言是蓋始許之以
至易終勉之以先難即孔子千百哀公之意也

進賢如不得已解

當日齊宣一聞孟子親臣世臣之論環顧此朝秦暮

楚之客來不以義去不以禮寧不爽然自失乎試浚
心體察誰是可以保我子孫黎民者宋儒朱紫陽對
孝宗之言有曰舉朝諸臣各得其欲獨陛下一無所
得根勘至此真足令至尊猛省左右皆曰賢左右皆
曰不可能含聰不聽而默察真是真非者尚有齊威
王封墨烹阿之明以燭其奸至於諸大夫皆曰賢諸
大夫皆曰不可則不能不見惑於多口矣如漢廷曲
學阿世之公孫而疏爵平津守節不回之汲黯而棄
守淮陽豈非以諸大夫為從違雖漢武之明而不免
乎若必強出已見又恐以獨斷而敗事矣諸大夫皆

曰不可而神宗以為聖人致受王介甫之誤貪其新
法壞至二十分而不舍諸大夫皆曰賢而明皇誚為
沽直曾有宋廣平之罷老於東都至十七年而不召
是聽諸大夫不可不聽又不可也甚至有王莽之矯
飾而國人皆曰賢矣國僑之火烈而國人皆曰可殺
矣此又可聽乎若謬為不聽更有國人皆欲將之反
立召而殺之國人皆欲殺之反久任而相之如宋高
宗之於岳飛秦檜者則尤為人情之所不解也所以
孟子於大夫國人之後猶囑之以察猶囑之以見嗚
呼慎哉

山下文錄
解
三
下下解

或有賤丈夫銳首曲腸易觸而好犯一結而終不解
若是者吾仇焉有大人者天施地生抱中和而乳四
海若是者吾師焉顧誰將操何術以牖吾衷使庶幾
舍所仇而從所師若燭之錫以照乎

世祖皇帝御極有九年以浴代狩西南方浴恨人也惟
爬梳之為快 帝怒其狂貶之至不得復與平人齒
當是時以理自障未嘗不咄叱鬼神以自卜也有問
輒示以下下再問三問下下下下至嗔顏唾而去世
衰人弱所在患崇他祀於其最靈怪者戲問莊問莫

不曰下下更雪手理策以肅吾文王宣父而問焉并
未得中上一爻噫是絕物也又何問焉歲在癸卯
今上嗣位改元第二年矣發冊強探得坤與謙夫坤
順而下者也謙退而下者也無下之名有其實取下
之理有其象是何伏羲氏亦仍用此兩言相切切乎
甲辰來燕都忘之矣偶五月十九之夜乘醉驟馬市
燈已卸銀河四寫斗車西駕忽有物焉憑吾胸而上
下掖而下若笑擁而上若罵密循其解下之又下滲
漉漏洩如酒得醉薰蘇昕鬆如女得嫁浴介然而覺
之曰下下下下君子以虛受人大勇自反而縮是理

中山文鈔
解
也無毫髮差向之千彙萬狀凡所以下下浴者皆所
以為今夕之借由今觀之是明明錫以大受之福而
寵以無外之量也敢不拜謝

中山文鈔卷之四

中山郝浴雪海甫著

書後

跋

行狀

塔銘

疏引

祝文

檄諭文附

祭文

恭進鹽圖書後

臣浴

謹稽鹽漕國之大政也顧其用在江蓋萬里長

江自夔門下峽至京口朝宗於海而漕船於各省水
次放入長江順流而下至揚州轉運 神京是米皆
自西從長江而東也至兩淮之鹽舳艫百萬乃自揚
州一帶於長江中逆流以上分赴各省是鹽又皆自

東從長江而西也鹽與漕適成上下交會之勢觀此亦足見江山之風會與 聖朝經緯天下潤養蒼生之機權焉 臣 愚無知因妄為此圖以志其盛尚仰希至尊親灑宸翰昭茲萬世

書王松麓文稿後

古人以文配行又配質且以配獻試深喻此理不但所以配文者難即古人之所以為文亦難必非若制藝雕蟲之技矣乃世既以此為文而王子復以此雋於南宮則此技之美為世所矜不必言顧王子曾以禮經授吾兒吾見王子非關於道不以下問非關於

民不以下聞如其才涉世雖遊刃不啻而心之見喻於吾者乃如此則知王子之所期向固在此不在彼也記前輩為新貴之歸里者勉曰願諸君但為書生無為鄉宦非道不問非民不聞王子既知予之心應知予之所以相勉併知制藝雕蟲之外其所以為文與所以配文者之當勉矣

讀張耳陳餘傳書後

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每覽管鮑陳張之事未嘗不感慨傷懷繼之以泣曰寧天下人負我我斷不負天下人嗟乎我誠真能不負天

下人也則天下人何遂至於負我也哉語曰君子不盡人之歡陳餘怨張耳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則不近人情亦豈賢者之小過乎哉

田髯淵詩跋

愚嘗謂司馬太史不從文入維摩詰不從禪悅入右軍虎頭不從書画入武侯汾陽不從名宦入新建伯不從理學入故形上形下各得稱絕於一代何獨至於詩有唐後遂萬家一轍也後之爲詩非必才遜於古第所入之途不廣故一當唐聲而遂廢近渡河見蒼巖崑林渡江有梅村芝麓此四家所述各有成集

行垂天下試取而徵之以稽其所從入非愚言之一証乎華亭髯淵廣平鳧盟間以笙鏞全力位置其際其於四先生者不啻橫生八翼故此道日章而愚言得以益著顧恨鉅鹿猶龍不得盡其天年使海內讀其四十以外之作爲同人之一憾耳然幸有且亭之刻流布人間天下尚幾見之獨怪二十年天阨萊陽一人於世外蹴舞排宕洞衝低徊垂老矣忽浩歌二千餘章無一格一韵甘下古人惜盡函諸名山而天下不得見矣百世之中倘得此書出世力追蒼巖以下七君子之作以橫行天下後有作者復俯仰此八

人之名行風流豈不豁然於其所入者原自異量而質諸六入之言為不佞乎中山浴偶讀髯淵甲辰近體四十首私識之於紙尾

奉政大夫固原道劉公安東行狀

代作

公諱瀾字安東姓劉氏其先居山西之洪洞後徙信安鎮隸籍順天遂為霸州人世有隱德祖可復以學行為鄉祭酒父光祚封奉政大夫是為揚素公揚素公業舉子業有名力學力田恂恂有萬石家風故里中咸樂與遊又嚴事之稱為長者授室周氏即周太宜人實生公公生而穎悟既受書習諸名家言丙夜

猶探摩不息家人或止之公謝曰吾父母以中年舉某傷無兄弟吾不乘時進取以顯吾親吾親無貴有我矣行其意自若為諸生鄉縉紳皆浩然歸重乙酉舉於鄉次年丙戌成進士初授河南盧氏令未下車當路採其聲望即檄入內簾分考所拔某等皆極中州之秀出履邑部乃在萬巖羣谷之中是時國家初造邑為寇巢一日方視事衙廨忽報賊至勢張甚公從容索馬跣注以出直突賊陣賊一矢中公左腕公陽陽若無有也益督諸騎殺賊須臾盡殲之始呼左右拔其矢其壯如此後公每酒闌氣結輒脫臂以

示坐客矢痕猶宛然在也自此吹枯噓朽四民皆有起色部使者交章上聞 上以其才內召盧民遮道擁留至輿不得行其遺愛至今在號州弘農間也中途聞揚素公訃一痛欲絕服闋而哀不忘三年補兵部車駕司主事再轉武庫司郎中丁酉 命主廣東鄉試得解首某等若干名復 命建節建南以板輿奉母行及兩浙之衢州而太宜人邁疾百計延醫卒不效擗踊號咷猶喪揚素公也再補固原道固原為秦壯地郡宋置經畧安撫諸使勝國屢以總督重臣控其地公識遠慮深一切興革皆酌軍民文武之宜

邊脩賴焉遇

恩贈揚素公奉政大夫周母太宜人

公於丙夜攤書之志可謂稍酬矣而公且以積厚流光實始其大父尚未得邀 恩封於一日至歆歆飲

泣蓋其天性然也公貌頎偉修眉廣顙外磊落而內粹白不輕以然諾許人好賑人之急其宗黨戚屬皆賴以急至淮政則仁明而有威為德為行洽於鄉

邦卒未有大年崇班以展其抱丁未秋忽染痰症手足不能仁而爽概益著子性揚極孝必欲愈公反以憂憤內傷先公一歲而卒公益慘痛疾增劇竟不起追念公生平翫麟愚愛之重之而與為姻每率然相

對自信信人未嘗以官故易其刺且呼盧縱酒恢諧
簡易終始皆童年把臂襟期也行將息肩益津與尋
舊約於今已矣能無慟乎

資政大夫叅領三等阿達哈哈番甘公墓表

稽古真人龍戰必有名輩攀附決策宣力造國福以
為家慶如吾代甘公是也當

太宗文皇帝開天海外兵薄山左自燕關轉戰而東公
方以伍長管擺牙喇甲喇事即偕勞漢大破吳摠戎
於東路因以勇畧著名及

世祖章皇帝整義旅入關更為海內除殘歲在甲申既
聲討元克其支黨分竄秦楚乃遍下八旗之甲於中
原當是時公率本甲喇精兵星馳血戰一捷於綏德
再捷於延安又追剪至郭門墮其城逮餘寇復逸武
昌值偽田馬二侯以四千人蠅抗天誅公奮同達
蘇躍馬揮戈直劈其中堅諸營皆以次瓦解遂奏九
公之捷露布以聞後再將入楚埋根行首為飛礮所
中壯哉

世祖悼念謂公忠武為兩朝佐命從龍之彥及逢

親政殊恩乃授為拖沙喇哈番以子蓋思海襲其職
嗚呼豈非造福於國即流慶於家哉順治九年天下

大定遂用上

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尊號及大婚禮成再上

聖母尊號之恩加蓋思海官由拜他喇布勒哈番加一
拖沙喇哈番繼復以蓋思海舟山之功自累其官至
三等阿達哈哈番再准襲二次康熙九年五月初六
日
今上以

聖母章皇后升祔

太廟因摠錄舊勲重申

休命特誥贈公為資政大夫

叅領三等阿達哈哈番加一級並贈元配崇額里氏

為夫人公既以身建殊勲為世名臣復有哲裔蓋思
海為叅領益彰前列噶爾泰為御史屢進讜言一時
目為中朝麟鳳故九公之功及是而大光是殆吾公
才名膽識復精貫以忠孝之心之所致也御史愚同
官囑愚為表其槩

奉天遼陽州千山剩禪師塔碑銘

考釋傳洞宗博山之嗣曰華首獨千山剩大師函可
實印其法可字祖心嶺外聞家兒也以世度滄桑號
剩人始生而齷隨父謁任長安道出匡廬山下止驛
亭仰金輪峯髣髴記白蓮開謝成措大用象山慈湖

書說魯論偶下一指於之邊云若於此識得盡十三經可貫一座齒冷時年十八九每汙患世習命寫生手戲圖為意中幻肖初而拱象擁矛遲而囊頭貫手幅盡一比丘現跌巖雨花時室中黛墨如林怪之居無何扶父櫬過閭門墮水鷗沒反眼視黛墨皆髡然骷髏矣遂啞然褰裳而去先是孝廉曾宅師雅善華首常造師必挾首說相剗削師疑而領之及墜足吳門忽智其說直走雙栢林謁首首纔癯然瓢笠而已為拈趙州無字逼師師衝口呈偈首盡叱之一時信猛俱發七八日似木偶負墻忽一夜雷電薄窻不覺

胸次劃裂二十年疑關盡撒曉而唱曰門前便是長安道莫向西湖覓水程自是密拈古人無不犁然深解他日為舉九峯叅真淨話師撲地稽首首喜曰得子不疑吾宗振矣遂引入曹溪禮祖下髮登具於舟中左右諦觀宛是幅末画人殆識也而曾孝廉亦已儼然在坐比肩見知識身矣師是年二十有九時崇禎十二年六月十九日也庚辰上金輪峯入古松堂一如夙契明年禮壽昌塔又明年禮博山塔甲申年三十有四值世變再作於戊子四月二十八日入瀋奉旨焚修慈恩寺時大清己順治五年矣吾上

人延師閱藏爲演楞嚴圓覺四輩皆傾漸拈教外之傳稍稍示洞家宗旨凡七坐道塲趨之者如河魚怒上六七年起大疑生大信采珠投針之徒每以手交脚於巖壑間不去師知悟門已開且就化目衆嘆曰釋兒識西來意乎追念吾在家時曾刺臂書經以報父及出家而慈母背反立解條衣披麻泣血以葬之是豈愚敢先後互左而行怪顧創巨痛深皆不知其然而然也是西來意也丙戌歲本以友故出嶺將掛錫靈谷不自意方外臣少識忌諱遂坐文字有瀋陽之役是亦不知其然而然也是西來意也重示偈曰

發來一個剩人死去一具臭骨移向渾河波裏赤骨律祇待火流石出言訖坐逝報齡四十九僧臘二十翼晨道顏如生浴拊其背哭之雙目忽張淚介於面嗚呼師固博羅韓尚書文恪公之長公子也文恪公立朝二十年德業聲施在天下門下多名儒鉅人故師得把臂論交雖已聞法而慈猛忠孝恒加於貴人一等甲申乙酉間僑於金陵顧子之樓友慟國恤黯然形諸歌吟不悟遂以爲禍然事干士大夫名教之重江左舊史聞人往往執簡大書藏在名山是殆獅象中之期牙雷管而袈裟下有屈巷夔龍也當其遭

誣在理萬楚交下絕而復甦者數口齒嚼然無一語
不根於道血淋沒趾屹立如山觀者皆驚顧咋指嘆
為有道甲午九月浴始得見師於高麗館海口鐘發
眸子電爛一接談徹三晝夜粹白瀟灑不聞隻字落
禪浴竊嘆梅嶺南曲江丰度久墜堂簾曹溪法雨誰
霑世界今觀其父子間入世出世兼擅二賢之美於
一家豈非天壤間希有事耶至其藏密於發慧之餘
混跡勞侶其僧皆堆堆惟戒課之修乃一旦全啟其
知覺非大師智圓而語軟以了無遮結之聰明行決
無退轉之慈悲安能使鴨西數千里奉為開宗鼻祖

哉記丁酉冬在瀋南塔院一燈相對語洞濟二家之
奧皓月江翻霜鋒電掃因極贊壽昌暗藏春色明露
秋光之語以為知言復曰趨閃回互恰却現前未易
為君描畫矣師居常好跣到積雪攔門猶浩然白足
而出始以逮入京絕粒七日時有一美丈夫手甘露
瓶倒注其口及遽神采益陽陽方知大士密留為十
二年撥種生芽地也計當勝國之末一老比丘力驅
是可一輩人入道且師弟子類能以高躅保其真諦
足見華首更見洞宗惜天下宗門上客不得再見吾
雪窖冰天空明微妙之剩人也所著書及得法人附

記碑陰自示寂之年臘月初四日龕肉身詣千山龍泉寺護真師閱藏辛丑迎至大安壬寅六月十九日巳時入塔塔在瓔珞峯西麓下是爲康熙元年迄十有二年癸丑四月浴自銀州冒暑登山裝香塔下而銘之曰

西竺自嫌書太麤香至之兒口傳無常恐破顏花在手無與神州五丈夫嵩陽膝雪披屈絢能者遂取摩尼珠空階不拾石頭出二支五派各分途誰從雲路歸曹洞請看明月鷺鷥圖話到博山三十代菩提樹綠一千株南海陸家開寶掌三歲登樓嘆蜘蛛磨刀

自下娘生髮騎牛無語入匡廬靜看世界悲才子密引雙龍入紫盃一龍順行一龍逆飛劈虛空墮上都一朝洞家法幢起插向萬年冰天裏彩日輪飛樓閣紫正照華師第二子如大火聚尺有咫一衆頭燃那撐抵窻外雪花燈前蕊九十六轉問殺爾漫發木魚鑽故紙吹毛有口野干死悄悄向聲聞鳴一指甘露門開舌盡地撫琴作舞今已矣閒爲謫官說履歷曾詠蓼莪吟蘭芷敢抵素王忠孝理讀破二十一部史誰居精華誰居糝升堂有路平於砥吾徒努力雪行止蹕峯雲鎖玉爲几鴨綠環流清見底藟米無雙天下

美坐齋香飯精如此鶴林忽白垂一趾瓔珞峯西肉身是當年相好誰能似金繩界處儼慈氏於今有塔直如矢萬峯朝拱一峯倚晝夜松濤灌左耳大覺千齡護 帝里四天垂青抱百雉洞宗之傳又此始

鼎新吳山第一峯茅君宮疏引

代作

春秋於越未沼吳吳臣越標界此山因有吳山之名山有蛾眉寶月諸峯兒視諸峯影眺西湖覽江湖海日極勝因有第一峯之名西漢茅氏三良盡得伯子玄理駕鶴東南垂祀晉唐因有茅君寧壽觀之名宋高宗南渡感江心三仙之佑而褒為天溪萬壽宮其

爽益著或見於道錄謂三茅分掌越人吉凶故越人於吳山代有三茅之祀當勝國世宗時重臣胡宗憲討倭有異請於朝又勅祀玄極而道人盧碧天更肖三元之像附於中後廟毀而像存皆移棲於茅宮褻神廢禮此道人所以有重新之請也愚閒嘗登歷湖山見郡人以規恢祀鄴侯李以愷澤祀宣公陸以忠勲祀武穆岳及忠肅于以理學祀紫陽朱及伯安王以文雅高尚祀香山白雪堂蘇及君復林更以伯越全魯之才追祀吾端木夫子倘道風宦業或有加於越而歌思報禮歷千百年不衰遍稽其祀未嘗不折

疏引
三
衷於理因知越人之多智而茅君之祀為有本也且
愚自受越事以來竊見鳳山雖樵而紫氣日生錢潮
雖退而明沙日擁一時省部尚書都御史而下動以
大力許國愚亦得與提兵牧民諸賢寅協將事鄖鄉
大夫亦皆奕奕升華立驟崇班二十年中風氣為之
一聚越既喜言堪輿之技亦曾稍寄聰明於此乎姑
試言其淺者吳峯為杭城主山寧壽為離門巨目茅
君為越國福星是皆越人含美毓秀之因越人勉乎
哉今道人延昆陽律師頒三百大戒以清全山道人
之行若引令玄極諸神各還其舊而三茅君得廓然

清虛則道人將曉裝名香夜燃藜照顧國之人養漆
園之生錫瑤池之齒石麟白鳳跨銀漢以三千纏太
平而十萬也卽官於此者亦且得來游來歌一斟一
酌偶玩心於高明之鄉云

建昭慶寺山門疏引

杭之有西湖湖上之有昭慶天下所聞也遊人來湖
上必假館昭慶其上人類皆談名理煮茗闢精舍
以相容視靈隱雲棲之嚴而後知昭慶之大吁卽此
是佛卽此是法亦卽此是僧始信菩薩方便於持律
參禪外尚別有無遮大道如此也寺毀於前朝庚子

疏引
自本朝戊子及丁酉而戒壇寶殿俱成尚有山門未啟然來遊長者當路大賢或賓或主莫不從此出從此入青蓮師諦視良久將逐逐有所求焉愚竊嘆世之君子有斯須之求相涉輒攢眉蹙額恨不能引而縮去不則欲唾其面及其求於人也則又抵死而頭不轉是何易於我之求人而難於人之求我也乎吁過矣聞天竺先生不拒人求且喜人之求而懼人之不求甚至目腦心肝皆可灑然相贈也吁亦過矣今青上人此舉不過望賜覽名公稍生歡喜隨意見心無作攢蹙之狀而已敢求多乎哉

告西嶽大王文

王之神爽在西方代天心以啟西狩者不或解之事其無辭哉四海名賢大豪以及一介細士若掉臂過此土傲然不顧大王以去則已其有整襟拈香嚴叩王所以王之至神極慧巍然稱帝似應感而遂通矣浴蓄疑深而未有所就敢以豕羊之羞祇陳王前而拜問之浴滌水之戇男子也生平學劍學書期樹不朽於天下而性分中若有癡氛疑孽以劫擾浴浴常當天對日已空擲却二十九年日月矣嗟呼嶽高海濶尚爾爭雄於兩大耳聰目明寧甘俛首於人間浴

實有懷烏能已已浴又自審命宮金白水清差與肅
殺之氣相宜大王德耀金行氣清玉宇實司肅殺之
宗則浴師保父母不啻乎浴今奉

新天子命按視西蜀取路華陰過大王廟下得瞻識
大王顏色大王於冥冥之中見浴握印仗劍俯仰低
昂或亦動大王憐才之心默牖愚衷而使之智計橫
出精神百倍以有造於西土乎不揣踈狂更希入蜀
之後出奇筭勝肆剪羣醜俾四川赤子盡出湯火永
奠錦官城是大王之弘造於浴而浴亦或不愧為天
下丈夫矣寥寥之儀念非不潔之品惟大王一右享

焉如何

祀諸葛武侯文

浴性頗傲今不憚遲回徃復一拜先生之墓再拜先
生之祠總為錦江玉壘間先生口哺手摩之舊赤子
耳近年來張逆殺之武逆殺之姚逆殺之幾於盡矣
先生雖已冰釋漢家之天下與蜀無預然千秋萬世
之蜀尚香火乎先生而不忍舍者謂先生必有一段
精光不可磨滅之氣常呵護於西南天地間浴不能
漁樵自了乃持斧西南覩顏為先生赤子之父母又
不自諒欲破格為先生之赤子福且不自知不足為

先生輕重竟振衣蹶踏於先生遺肖之前以相質浴思之矣先生卽以浴爲愚不肖不足啟牖何不一從先生之赤子起見於無可如何中聊假手於浴以暫蘇先生之赤子而不必問浴果足當赤子之父母與否則先生不亦大如天而高明如日月英靈猶然未死乎唐子美之伸先生曰伯仲伊呂浴亦竊有志焉

祀張桓侯文

將軍之英靈在天下將軍之遺愛在閬邑百姓苦於寇則呼將軍苦於災則呼將軍苦於饑饉則呼將軍今數月不雨亦呼將軍者總以將軍造蜀之雄才召呼風雨無神不從將軍仁蜀之至性軫念瘡痍有求必應耳乃將軍在天其所以爲雨之故何得而知然但令雨矣即將軍功

檄龍文

聞之天地大德曰生何幸生而爲龍何不幸生而爲御史耶龍也遊戲太虛豐隆呵護大戲之則大雨小戲之則小雨聞其雷必虢虢攫其鱗必死不逢其遊戲必大旱則天下之旱不旱惟視龍之遊戲不遊戲龍之遊戲與否而民之命懸焉龍真神靈無敵哉浴也趙人也

清天子命為御史按四川常恐以父母貽身流染為
愚不肖自辛卯仲冬入境卽精求古大人造蜀舊法
而自鏡才薄於文翁武侯未有秋毫似也然自藩臬
守令大小牧民官法言巽言幾於舌敝流血矣而正
副將軍下逮電影山文之士亦累用陳誓翦其醜者
兼之輕身重法不計滿漢孰意恩威兩窮人天並乖
克人在市猛獸當山龍竟厭絕爭自逃淵不出矣嗟
乎節屆清明炎生赤土農盡血啼種憑汗下浴旣忝
司民命乃不能自生鱗甲吸水飛天咳唾雨澤立蘇
民困真不幸不為龍而為御史矣嘉陵有龍曾露其

瓜今奈何白視旱魃反若御史而全不龍若耶茲用
齋心衣布率官吏師生人等步詣錦屏山下敬脩名
香弱柳振鼓以告嘉陵之龍惟龍身旣托我蜀中責
實難寬蜀外且全蜀病渴龍則何忍倘邀龍之靈赫
怒出潛游戲上天風發雨流淋漓竟日使腴膏生香
青蔥滿野蜀民蜀軍一渡嘉陵一詠功德浴卽解衣
沉江為吾龍執鞭所浚願矣敢灑肝膈以告吾龍

諭虎文

惟吾民愚不肖自相距瓜爭學為虎虎因從吾民之
心術覓魄中出而食不人之皮骨虎固未嘗食人也

浴為茲懼亟率所屬各色人悉改學為仁人善人長者大人謹登壇焚香以與虎終言其故蜀民以二十分計甲申張武諸醜屠其七乙酉後強有力者殺其三丁亥戊子大荒斃其二復大災異棄其二連年罷於官耗折其一羣虎縱橫搏噬自肥自丙戌迄今竟慘其三除病老自歿其年一分外今剩不及一分矣浴既忝司民命此一分民即為鬼為蜮為蛇豕不止於為虎念陽無可盡之理天無不轉之運浴亦不敢不嬰兒乳之以培蜀脉獨奈何斑駁闕號者尚爾甘心不止也夫民或自蹈不赦朝廷尚愀然下法官推

鞠其情供看累數千百言猶恐雪理未真寃沉犴底故累下金鷄之懸文以縱於天吾民即已為天所棄原非為飼虎而生何至任虎搏噬血淋荒草魄決昏山自天子下及三法司御史各牧民官空懸耳目竟茫然無所考察也是皆人之責也而非天與數之無可如何者也不然已饑已溺救水火者是妄自奪造化之權矣且華陽黑水自神禹擘畫以來百靈效順生數十百大賢偉器為天下福產數百萬生靈為天子壽丹青文繡為四海衣被父父子子為山川廟祠之祀人倫天理微顯一致今羣虎必欲盡啖其人盡

穴其地安知西南文武中不有怒張虞益公旦之威
代天以為心者即鬼神縱使如此而等鬼神恐亦犯
造化之忌况鬼神皆向時聰明正直之人萬萬不忍
出此虎哉虎哉竊為爾深危之矣敢精白我心以與
羣虎約若以官之不職浴有白簡若以民之不良浴
有赭衣若以浴之不才請羣虎登御史之堂而肆其
爪牙浴亦約羣虎於一月內各歸溪山勿再狂噬民
當立廟祀爾山靈不然浴請於今冬十一月初一躬
領甲士三千名焚草赭山各露鋒弩徧御史所轄之
地以與虎血戰而扶民更生

新建鐵嶺縣關帝廟祝文

代作

康熙五年丙午通邑人敬謁帝疏所以崇祀之詳惟
治舊祀帝於西郭徒存數楹一時遷謫諸公疑其不
稱將改祀於城帝悅而以策示焉來朝大求向方有
爽塏在震直衝巽離之交登而得其位夫震龍之所
升也入之以巽開之以離變化既行風從火出其理
之善動而大有者乎自是佐領有印縣治有侯而徙
官有召祈年則有秋射策則有人市利饒民生遂謂
非浩氣所發而帝力闢焉則誰為之者獨是某等實
首其事而深懼弗集因襄以耆民重以當路普以大

衆自辛丑來晨昏駢力既久始斬地移山而鑿立又
久始繩木陶瓦而棟隆又久始和土範金而像生及
今旭日再中諸善士醮漿於樽蕪香於爐聲聞號號
而神來矣俯念趨事之早若彼而報功之遲若此固
知徒手莫之能前而拚誠終以不退在某當癸卯亦
切慮心力難齊廢然中懈曾解橐金五十獨肖帝於
舊祠之中以別伸下願不謂大力羣心卒得以展帝
之威而成人之善遂某等區區始事之念以有今日
是皆鐵嶺上下住寄如山之錫也為像中極建帝日
角龍顏凝旒秉圭二侍四陪皆以五采彰施森然拱

列莫不慈威暢悅謹於丙午十月初四日洞啟光明
庶通國之人得以再瞻天表而如電之目不啻復見
吾徒也夫古之名公鉅卿神而上舉者多矣其在吾
帝造世之功不以入神而不奮希道之心不以通天
而不發故邁進以至於無窮而天下後世翕然宗之
豈其高步九天反屑屑於一祠之建而洞觀四海曾
詹詹於一獻之誠乎蓋人心所在天理為昭神爽所
憑君恩用極亦正以帝一生所為盡天下人分內之
所當為帝千秋所就皆天下人意中之所欲就其羣
然義趨如歸實在此而不在彼耳至某所以像帝必

內極其慎外極其嚴固寸誠所不敢爽亦所以曲暢
通國官紳士民心悅誠服之至意也耳目一新天人
交慶惟帝大公惟帝至察其於斯土斯民將永錫之
福而大造以庥乎

祈雨文

浴叨奉 上命來視兩淮忝吾商灶父母亦竊與斯
名於四省之民不悟不職干天坐數千里大旱逮立
秋處暑猶無點雨五苗根枯萬姓頭燃謹率二三守
土官自五月初十日焚香壇祝妄冀沛沾歷五十餘
日遍告於上帝羣神風雲雷雨社稷岳瀆率不一應

嗚呼非浴自棄於天而若是恣哉浴思吾民有不令
者束之以法則莫不矍矍驚顧今回首仰面望浴顛
雨於天而不得是浴但擅猛以威民而訖不能為寬
以圖福報吾民於一日也萬目具瞻亦安用此容容
巖巖者於吾上為乎內省思咎奚帝之請且嘗考洪
範五行聖凡響應今亢不為降浴再何說以辭更聞
一烹可雨一寃能旱待罪待雪當不一足近數日來
見雲雷在天四望皆垂垂作雨以及彼有政之官有
命之民其香稊在野穗結為實庶幾乎夜春供漕晨
炊力役尚堪無死獨浴所駐江儀兩縣截然暴露一

滴不灑萬命絲懸是明明慚負吾民使上下不言而指視浴尚何心敢強顏逃責於此乎顧浴曾聞五六月帝每分龍為雨咫尺有界吾界內雅屬何龍乃皆蜿蜒伏處而不為一出其不職不與浴等乎境內江淮交流名山徬海同歆民祀誰非能興雲致雨者又古今來守土名賢及呵護民社之靈國封民享是皆有名字可呼何總無一神出而稍解斯民之顛懸各酌一日血食之享而代籲上帝乎必謂民殃帝命難以復移將所謂天道有閔而至人無閔者其旨安在浴深仰天心人或十九不可恕而一或可恕亦必以

九分之恕恕之或十九不可救而一或可救亦必以九分之救救之蓋天理流行脉脉皆仁乾元變化刻刻可轉大慈在上其於我兩淮蒼生一命豎儒必不終棄謹告

哭杜子玉文

庚戌仲秋余有黎陽之行取路南亭而猶龍之子子元出且亭遺稿余不覺撫卷而泣時有子玉在坐氣屏而神湧方駕子元因嘆猶龍蚤世不復起見若兒而子靜以驚世之才方躋崇爵為中朝望人以踵栢鄉蒼巖諸前輩而又有此聳壑之弟洵吾常山之多

才也比度歲二月盡余來都下聞子靜掃軌謝客竊怪子靜器濶智遠偶以其才與世涉雖世變百嘗而恢恢乎若無有也曾何客之謝及排其門見子靜素衣深帶悲容莫狀訊之則以為子玉死矣嗚呼子玉力能以諸生制舉而空其羣行將冠天下士以出身乃其年甫及強而遂有溘焉之一日天何奪吾子玉奪吾子靜之子玉若是速耶嗟嗟子玉何為而有此也子靜以為有流火炎於項不三四日成患而訖以不救當是誤服秘劑然余親見縉紳中如玉如司馬五絃司寇日啖此皆長其年至七八十而不衰一七

何足以殺生殆命也夫嚮見蒼巖之子子柔心謂爾雅疏明必亢梁氏而竟以不永今杜氏之俊則又如此是何吾友之多哀而造物者之爭人無有已也將謂殊美不應一門顧其托始也又胡為乎來哉倘亦即此是生正不必鶴髮金魚龍鍾曳履而後謂之生者矣况子柔見有孛生二雄祖顧蒼巖奕奕神起子柔固自不沒獨恨子玉之未有此耳聞子靜痛心囑其家人曰勿埋待我歸憑其棺而哭之為之立嗣嗚呼其為子玉立嗣則子玉亦自不沒

祭胡世其夫人文

甲寅季春梁月在望銀州之衙夫人示恙燭照而跌
勢屹然上玄解何時面猶西嚮羣女泣瞻無此殊相
我侯在南兼州大夫舅氏云從訖不及呼馳聞星駕
入室已無嗚呼傷哉側聞夫人寤於姬鄭以詩書力
鎔其慧性笄而拜姑斬然一敬夫子齊眉遞執文柄
每嘆參維得風之正夫人一熟至四百詠柔翰既洒
女紅是精起修內政水泓然而平嗚呼夫人有仙源
之好叔姬之明有賦雀之竒提甕之清竹堯晝御熊
粉夜成綠輿絳紗與古人齊名逮我仁侯來令銀陽
哀此熒熒搖落他鄉方宥其愚疇怒其狂下階溫語
如或恐傷夫人亦云勿用其桁今我兩人伊父母行
虎渡於河魚懸於梁惟德之馨天下糟糠當其病革
衆憂莫釋葵心搖搖各以藝積驗書烹藥彈墨截栢
走籲大神叟媪交跖如君侍含良尉治劇悲聲晨興
填街冠白我侯入門奮身一擲指昇華階誰麗專席
嗚呼傷哉垂垂天籥孰先發焉邯鄲尚書有俱姪篇
夫人讀之悟在丹田守中而覺劃然先天我侯勿悼
坐進自然柳坪花飛銀州月圓

祭梁庶母趙如太君文

自太君得侍吾郡先輩大君子在宥先生參幃政凡

二十年側席娶居於其堂者又三十年先後食大官之米於梁幾滿一甲子高潔尊重一家之人不以無子之故而不加敬斯亦罕矣念吾蒼巖先生所生所後皆於聰明嫡貴之尊雖預知先生之美必可措於家國然得見先生登顯仕歷五部尚書居然為一代名公卿而紫綬若若喜動堂前之顏色則獨如太君一人得親見之也甚矣太君之賢而福福而壽是真不可多得於縉紳之門者也蒼巖先生謂浴曰太君雖無子無服吾追念吾先人三十年來見太君在堂髣髴見吾慈父母焉况當先大人屬纊時曾以善視

囑不孝今誠何忍以兩無之禮束吾心而殺其名故亦得直稱於人曰吾庶母也且謂其手跡整理所規立就每蔬茹跌居吟天竺之名以自善暇日視子孫環繞輒為語先妣懿行庶開發其意其為德於梁者又如此今年浴有季子椿既問名太君嫡曾孫女得世通其家將來佳婦入室歷數內美於寒宗又不知如何稱嘆矣且太君燕產也滄桑叠見 聖代重開獨得為梁氏完人以上壽終於寢更有大賢嫡嗣禮葬夫子之傍豈不難哉豈不美哉兼初終之善以有今日竊以此為如太君誄焉尚其饗乎

祭梁蒼巖夫人文

女德如蘭公名掛斗以此齊眉人中稀有天胡一旦
 奪此佳耦浴也恨人 帝恩三黜負譴於朝抱慚於
 室履險喪親汲井斷繡每際傷心為公所怵乃於夫
 人能不屬筆恒陽祖舍何日重還燕市官衙中夜不
 關燭影遲遲公泪自刪三族閨秀誰為稱首千行命
 婦誰復押班嗚呼傷哉天竟如斯憶昔有美孕於吳
 婺十年不字冰雪為姿赫赫梁公親解其襦一朝廟
 見九宗咸宜德貌無雙才亦如之以彼良緣千載一
 時每念我公憂在天下經綸之餘肆好風雅閨有哲

人庶其陶寫胡為玉質溘焉飄瓦計公宗伯放艇荷
 池華屋晨興棣棣威儀計公司農曳履鳳墀風動琴
 瑟鎖開歲蕤有蘭有麟遶膝攜持俯裁家政若其素
 咨為吳為梁莫不在茲譬彼玉香其芬已披譬彼國
 能其巧已施鳳雛之才長吉之詩齡即未永人誰不
 知嗚呼夫人亦可已矣露車空帷淒其沒齒棋局米
 困甘纒糠粃乃於夫人翠翹玉玼天厨授餐 宮闈
 賜紫筭於韶年蚤於君子五載之情百年之理嗚呼
 夫人亦可已矣

祭趙胥山文

嗚呼胥山竟解然釋乎視汝皤然在牀已無復留所以爲胥山者非胥山解然釋乎顧未知胥山之釋之也解其所應解而遽遽然釋乎抑亦或遲遲漠漠不容不解而後釋之耶悲哉愚半生磊落海內計壬辰癸巳間按蜀有新都令趙子來謁年二十餘軼羣玉立未髭也試以政立辦曾能其人經一再獎逮愚渡海戍遼已冉冉成塵矣辛酉歲南赴粵撫之任路出信陽州州倅趙鄭發素豪踞堦下請曰明公吾代聞人倅有叔才士也心復皤然以白今在楚南從趙使君遊試呼與俱來堪爲公一脫頰也不一月愚檣船

長沙一老儒引梢登船髯鬚皓白衣冠甚偉正爲州倅叔叩其貫則實吾新都舊令趙子也愚驚起就視再省鬚眉露處目炯而凜直非趙而誰一別老大遂至斯乎感舊再拜成一日之雅於舟中無何束裝尾愚至粵公辦之暇滾滾論天下事夜每闌壬戌六月二十四日忽報趙登洗盆暈去亟詣其卧呼之甦而荅曰非痰偶暈耳手其左脉洪二老醫互診一曰脫一曰製安神驅風之劑可救候藥就枕左右皆竊幸其眠遲之疾間漸曳氣有聲聒聒痰響扶起聲益劇下蘇和丸一不退再下牛黃丸二痰湧而聲塞氣遂

不至時已入夜仍為朝服漆棺以歛嗚呼傷哉韶年
印令不幾載鬱然垂白溘焉蓋棺憶二十年與為分
合與為升沉又計汝宰蜀邑丞閩郡終不能解其所
應解者以釋卽前此對汝談笑今此臨汝痛哭者亦
誰能不將來各解所應解以共還灑灑恢恢之造化
乎是安得一真見哲人早有純白之修晚有活潑之
樂以放於自然而為吾師乎又痛念汝在蜀在楚在
粵之音容猶婉婉接人耳目遂已塌然終古卽有大
哲人卷舒天道又安能憇然膜此不為之悲乎聞汝
語同人曰家有背山面湖之產在上虞可以教兒歸
道乎

祭繼配王夫人文

愚苦人也當 帝業鼎新之際元配李及二穉亡於
兵痛李淑人以節著吾家自分鰥守十年空乏吾身
以肅其貞烈雖死不恨也乃勉從父母之命以娶淑
人於服中愚時鬱鬱不能降心從吉猥以白衣冠同
淑人拜於堂苦哉又嘗勤業於齋酷類太常經旬不
暇與淑人面也及成進士代狩於蜀兵凶戰危瀕於

死者二年得歸退息苟幸仰依膝下竊與淑人歡聚以娛吾親庶幾人生生趣不二三月而強藩構釁帝怒臣狂遂斥之遼海比愚就車淑人痛別姑舅而生離其母蓬首出塞以相從記九月至奉天王德甫家大雪彌天寒可裂膚墮指夜卧多年不火之炕三更倚枕布被如鐵乃於此時此地忽乳兒林苦哉又次春至南郭為粉為腐皆親手引磨漉漿以資吾生積勞成病戊戌又下鐵嶺結茅蓋身將成而墮盡室露處翹印又不令貧苦詬厲四眉交蹙皆以不得見父母為恨復纏以病熒熒兀兀不幸聞汝母去更不幸而吾父去又不幸而吾母又去今浴雖歸而誰見哉僅有涖弟亦勞而多病獨是吾父母皆已歸土翹印俱有室家翹有二兒二女印亦有一女庶子庶女皆漸長成内外食指日繁差足慰汝顧愚官絆於朝又不得歸拊汝棺臨穴視汝今將以四月廿六日已時葬汝於新塋玉照山之下左前於父母之幽室以與愚元配全節李淑人姊姊於九泉以待子孫祭掃汝其知哉



